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五十一編

冒險小說

舊金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書將家庭社會應有之事實。就現今時局。撰成尺牘六百餘通。分十八類。都八百餘頁。其特色有六。(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二)詞意淺顯。明切。解釋甚易。(三)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

新 出 通 俗 新 尺 牘 八 角

民常識。(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五)每有一題。散見各類。詞句不同。最便應用。(六)於學商業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各加符號。以便檢查。後附各種需要之件。尤便翻閱。

本編依據民國法令彙輯成式。凡呈分十類。咨九類。公函九類。令十二類。布告五類。批四類。每類加以說明。所有文牘構成之大要。詞句異同之要點。標舉明晰。淺顯易知。此外如國際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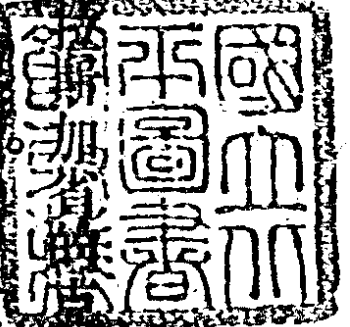
新 出 中 華 民 國 公 文 書 程 式 舉 例 一 元

商民習用各項文書。以及公司註冊等項文牘。附錄於後。凡政界學界商界手此一編。遇辦理文牘。以及一切體裁。均有模範。

增廣尺牘句解	增註寫信必讀	商業文件舉隅	新撰女子尺牘	新撰學生尺牘	新撰商業尺牘	新撰普通尺牘	曾文正公家書	錢牧齋尺牘	歸震川書牘	文信國書牘	呂東萊書牘	陳龍川書牘	陸渭南書牘	黃山谷書牘	司馬溫公書牘	范文正公書牘	歷代名人小簡	歷代名人書札
四册	四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八册	二册	二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續編各二册	正編四册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三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二分	連史紙七角 有光紙五角	四角	四角	三角五分	四角	三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二角	六角

舊金山

發端



話說十數年前。北美洲北面。阿拉斯加省。俞丹地方。金礦出現。世界上人聽得此事的。都哄然的喧亂起來。這箇地方。又叫做新金山。這時候大家都懷着得大注財源的念頭。人就同潮水一般。盡湧到那地方去。從前澳洲出金礦的時候。也都哄動了多少人。這圖利的心思。是從來一轍的。現在要講到美國加里奉尼亞省。也叫做舊金山的地方。最繁華熱鬧的桑港通商場。也在這省內。這金礦發現的時候。離目下約六十餘年。當時歐美的人。盡和發了狂疾一般。凡行走坐臥飲食。沒有一刻不想到這金礦的事。好像流行的瘟疫熱病。沒有一箇不沾染的。也把他比做病症。叫做金熱。現在英國的人。尙時常口頭說這金熱的話。平常虎列拉和那派斯特的流行病。傳染的時候。死者不計其數。可以把箇最熱鬧的地方。登時弄得荒蕪冷落。惟有染了這金熱的病。倒把箇加里奉尼亞最荒蕪冷落的所在。能頓變箇異常熱

鬧。此地有許多巨富豪商。都是以前因開礦獲利所致。其間也有都爲他人忙碌的。及臨了依然一貧如洗。然而當那箇時候。無論老的少的。盡似渴馬奔泉一般。甚至畜養的雞犬。都亂鳴亂吠。好像也要到那邊去發財的樣子。這部書就說的是四箇人。結了隊。要往加里奉尼亞去取礦內的砂金。經歷了多少冒險的事。最奇者。這去的四箇人。也不是老年。也不是壯年。却是四箇幼年的童子。這童子是何處人氏呢。乃是美國中部伊黎璠省的人。這省係控着密西芥大湖。這湖邊有一鄉邑。地名利里。其中有一箇人。名叫司吉布士。務農爲業。家內夫妻兩口。養了三箇兒子。大的叫巴拿德。年十八歲。第二的叫挨勝。年十三歲。第三的叫薩孟。纔得十歲。本來光景尙稱小康。數年之後。漸漸的衰敗下去。聽說加里奉尼亞金礦出現。大眾都結伴前往。要去開採。不覺的看了眼熱起來。也想逐隊同行。無如此地到加里奉尼亞的路程。盡是崎嶇偏僻。不甚好走。自己已上了些年紀。看來不能喫這辛苦。幾箇孩子又都年幼。不免又躊躇起來。遲遲不發。那曉得巴拿德兄弟們。雖然大的僅止十八歲。因

家計貧寒，也不能安坐喫着，都幫着他父親做些農工。很曉得家道艱難，想謀些生計。聽見金礦的事，便都躍躍欲試。司吉布士因他們年紀尙還幼小，不肯放他們前去。這幾箇童子出外與平時合淘的一般小友商量。大家都有冒險的思想，都想前去。得箇大大的利益。況且結伴同行，就有險難，也可相護。便愈說愈踴躍起來。這幾箇小友是誰呢？原來是姓法丹的弟兄二人。大的名海臘摩，年約十八九。小的名祿孟。年約十三四。這四箇童子議論這探礦的事，都興致淋漓。言明四人聯爲一隊，奮勇前往。始而不過大家商議，後來竟要實行其事。遂都向父母說明，要去開採金礦的話。凡做父母的總是愛惜小孩，恐怕年輕身弱，長途跋涉，倘然遇着險難，身命不保，便都一力阻止。這些童子却一心一意的決計要去，便對父母說道：「畏險的性質，我們美洲人是斷斷沒有的。放着這箇大大的利源不去想法，眼睜睜看着他人佔了先着，得了好處，坐失了機會，將來後悔何及。把這些話天天的懇着他父母，只求許他們前往。他父母們被這些孩子纏得不耐煩了，只得應許了他，把所種的田地。」

抵押了些錢。給童子們做了旅費。這旅行是箇很棘手的事情。路途萬分寫遠。那時又沒有火車。中途的客寓。也是不能住宿的。況這條路。是從來人跡罕到的。不知要走多少時。方纔得到。好像斐洲沙漠地方結隊行走的商人一般。行具不能不帶。又不便多帶。很是爲難的。這幾箇童子。連日都整頓行裝。先備了一輛皮篷的車子。用兩匹馬拖走。凡糧食衣被鍋盃天幕等物。并最要緊的鍬鍤鋤刀。以及種種應用的器具。都料理好了。司吉布士家因薩孟年紀太小。留在家裏。合着法丹家中的兩箇孩兒。統共四箇童子。這一日便辭別了父母。趕着馬車。向愛哇滑地方進發。看官。你道自利里到加里奉尼亞。究竟隔着多少路呢。約有二千幾百里。這樣的遠路。又是人跡罕到的地方。這四箇童子。居然結隊前往。你道他們的膽壯不壯。他們的氣勇不勇。總仗着這冒險的精神。必達目的的志願。這一路上的所歷的事。自然是極有趣味。極是可驚可喜的。看官們耐心。作書的好慢慢的敘述出來。

第一回 啟行

愛哇滑現在爲人口最多的省分。當那箇時候。居人稀少。一望荒原。行路頗不容易。當初發時。一應食物。若麵包牛乳等類。沿途都可購買。四箇童子所帶的旅費。都帶來聚在一起。他們雖然年幼。也都曉得節省費用。就是購買物件。只要用錢少。得多。便喜歡的了不得。走了幾時。漸漸的人煙斷絕。都是些荒涼地面。要找半間住房。都找不出。只好張着天幕露宿。這天幕是新製成的。真爲乾淨嚴密。可以歇宿。且寬廣。可以容得六箇人的臥處。其高雖長大的身材總可站直。幕頂同張傘一般。上銳下寬。離地二尺。這幕布便直掛下來。用兩條木棂。把他支撐開去。又就地打幾箇木椿。天幕的底下釘着幾條繩子。可以繫在椿上。便有風來。也不怕傾倒。這般的天幕。便是窄狹的地方。也可以用得。或張或收。都極爲輕便。這幾箇童子到晚。便揀箇平坦地方。兩人打椿。兩人支篷。把繩子扣的緊緊。這不過是暫時遮蔽風雨。免致露宿。至於門戶窗牖呼鈴等類。是一概沒有的。到了幕裏。把水牛皮鋪在地下。便可安息。這幾箇童子。日間走的辛苦。這一睡下去。必然沈酣的了不得。只怕夢魂早已飛到

金堀裏去了。那曉得沒有睡。早鬧起笑話來了。巴拿德在家的時候。也曾學他母親手製麵包。曾經試做。覺得頗不容易。這一日巴拿德便想做這麵包。把帶的麥粉。以及食鹽和發酵的東西。都放在一箇鉢子裏。用箇杓子攪了幾攪。把指頭向粉裏蘸了一蘸。伸出舌尖嘗了嘗。點着頭道。很好。這幾箇人都看着他。巴拿德得意揚揚的。燒了滾水。沖將下去調和了。起初本意要做波斯凱忒。用手抓了一把起來。那裏曉得五箇指頭上都稀糊膠黏的滿了。先前儼然像箇慣做麵包老手的樣兒。要顯顯他的手段。此刻一手的爛麵。甩又甩不掉。捏又捏不來。不曉得怎樣纔好。那臉上已現出很下不去的樣子。又想着麵太稠黏。難以擰弄。便把滾水又攪了些下去。變成箇稀漿糊了。挨勝在旁看着道。我看我母親做的麵包。不是這箇樣兒。巴拿德聽了。便發氣道。我豈有不曉得製麵包的法子。讓我想一想。再來動手。就扯出了一雙黏糊的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呆呆的發怔。此刻挨勝也想幫着去做。就到鉢子邊。把兩手向爛麵裏一攪。扯出看時。十箇指頭好像鴨掌一般。都黏連住了。人家都望着他。

笑挨勝急的要哭出來。可巧有一箇蚊子飛來。釘在挨勝的臉上。覺得癢懣懣的好不難過。忘記了手上的麵糊。便向蚊子釘的地方。打了一掌。這一下不打緊。弄的半臉黏漿。連眼睛都張不開來。旁邊的人看着。愈加的狂笑起來。海臘摩忍住了笑。便道。這也無礙。只要放在鍋子裏。燒煮起來。便成了麵包了。當時拾些柴。燒着鍋子。把爛麵放了一把在鍋裏。一面便去料理盤子叉子。把板支了起來。做箇桌子。準備着團坐喫局。那曉得鍋子裏發出一股焦味。原來靠鍋底這一面。已經枯焦的同黑炭一般。中間還是生麵。只得棄掉了。重新再做。那曉得做了幾回。總是一箇樣子。巴拿德起初只道麵包是唾手可做的。那曉得竟不成功。倒弄得一團糟。心裏氣極。便道。我不做了。此刻鍋裏面焦麵結的稀厚。大家只得把鏟子硬剷下來。險些兒把鍋子都弄壞了。倒是挨勝在旁說道。你們鍋子裏。爲什麼不先放點油下去。便不致焦枯了。巴拿德聽了。不覺失笑道。我真笨極。忘記放油。說着臉上便老大的慚愧。說的時候。路上有一箇老者。同着箇年輕女子。乘着一輛馬車。從路旁經過。挨勝看那女子。

穿着褪紅色的短衣。帶着金紗遮日的帽子。聽他們坐在車中講話。彷彿是說的開金礦的事情。挨勝即趕到車前。嘻着嘴向他兩人問道。請問麵包究竟要用怎樣的做法纔好。那老者聽了。着實詫異。一眼看見天幕旁邊。有一羣的童子。便叫那女子道。紐希你去看看他們做的什麼事。紐希便跳下了車子。走到天幕邊。拾着棄掉的焦麵。看了一眼。問道。你們做麵包的時候。想是放了水麼。巴拿德道。是的。放了開水做的。那女子聽了直笑的連腰都伸不直來。巴拿德道。難道是放不得水的麼。那女子竭力的忍住了笑。便道。這不是麵包。是麵糊了。我對你說。這做麵包。是不能放水的。澆麵粉時。要用冷水。或是冷牛乳。把他調和了。烤起來。纔成麵包。便又細細的把製法告訴了他們。回身上那車子。還吃吃地笑箇不住。巴拿德們恍然大悟。自己埋怨。不該放水。白糟蹋了這些麵粉。此刻巴拿德倒重復小心起來。雖然紐希已經教導了。反心裏媿怯。不敢動手。所以在愛哇滑地方。總沒有做過麵包。走過了密索黎河。將抵耐菩拉司加。挨勝偶然用麵照紐希說的法子做了起來。居然成箇麵包。六

家喫了。很爲有味。那挨勝此刻得意的了不得。便對他哥哥巴拿德誇口道。你們看我手段。這麵包竟該我做成功了。這幾箇童子。每日喫的東西。因沒有購買現成。只有自己燒煮。弄的不倫不類的。笑話也不一而足。最可發笑的。是煮豆的事。倘教那箇車上的女子看見了。只怕連肚子都要笑的發疼。一天弄些黃豆來煮。那曉得煮了多時。仍是挺硬的。同石子一樣。喫不下去。後來纔想到沒有放水。便把豆放了一鍋。下了水。燒煮起來。那曉得豆子漲大。鍋子上更裝不起了。連連把豆勻在別的器具上。那曉得鍋裏的豆。愈煮愈漲。把些盆碗盞碟都放滿了。這時候有箇樵夫看見了。便道。你們這些孩子。莫非到加里奉尼亞去賣豆的麼。巴拿德們聽了。也不覺自己好笑起來。他們這幾箇童子。雖然做這些事。總鬧笑話。至一路上談談講講。很有興會。這時候天氣盛暑。地上砂礫同火炙一般。行走愈加辛苦。走了幾天。計算起來。尙有二千里路程。要到加里奉尼亞。大約總要再走數箇月之久。又不能插翅飛去。未免有些畏難起來。繼而一想。便至遲一天只走二十里。十天也有二百里。究竟走

一步近一步。只要不間斷。總有到的日子。天下的事。憑着他怎樣的難。只要肯一心一意的做去。從來沒有箇做不到的。海臘摩同巴拿德每每對他兩箇說道。今天路走多了。未免有些累人。須要歇息纔好。挨勝在衆人中興致最好。他一面走。一面計算。假如走了二里。他便道到加里奉尼亞又近了二里了。走了五里十里。更喜歡的了不得。有一日祿孟問道。每一天走二十里路。每一天洗一次的食器。現在要走二千里路。計算起來。不曉得要洗多少次。原來洗食器的事情。大家都不願意去做。每到晚上。應該要洗滌的時候。便你推我。我推你。沒有一次不推諉躲懶的。說到洗滌食器。無非是些鍋盃杯盤刀叉之類。總算起來。並不爲多。在尋常婢僕中做這些事。只要五分鐘就好。在他們從來沒有料理過這些事。到覺得很以爲煩。此刻大家各任其事。海臘摩所任的樵薪汲水等事。巴拿德所喂馬及任的照料一切等事。祿孟同挨勝二人。晚上張天幕。和載卸鋪設等事。除了做飯燒菜。以及洗滌食器。這兩件事外。餘下的事。大家都爭着擔任。做麵燒菜。雖然怕去動手。因非此不能一飽。只得

勉強去做。只有這洗食器。總見了頭疼。挨勝及祿孟悄悄的搗鬼道。洗食器的事。總要雇箇人來料理纔好。我們實不喜歡做這些事。因此多有隔了幾天。纔洗一回。以致腌臢不堪。一天海臘摩看見食器。全是些麥屑米黏油膩塵垢。實不成箇樣兒。便對祿孟等道。我們年紀比你們長大。所做的樵汲喂馬等事。却是你們所不能做的。這洗滌食器的事。最爲省力。你們尙且這樣貪懶。你看似這等腌臢不潔。豈不與衛生有害。你們倘若是這樣下去。比這箇再難些的事。都不能做了。你們如果再不改過。看來只好叫你們回去。巴拿德年齒稍長。這幾句話自然入耳。便也教挨勝等。從今以後。總要天天洗滌。這祿孟等聽見說要叫他們回去。這是他們最忌最怕的。也只得應允。議定每人一禮拜一輪。至那一箇應該先做。却只好拈鬮。拈時挨勝輸了。便派定挨勝先做。有一晚挨勝正拿着箇磁器在那裏洗滌。擻着嘴很不高興的樣子。偏偏祿孟走來看見。因這禮拜內輪不到他。心裏暢快。便走近前把脚蹺起。點着那磁器。豎着眼。聳着鼻子道。挨勝。你要小心。這東西倘若弄破了。此處沒得購買。他

們定是不答應你的。挨勝正在滿肚皮懊惱的時候。聽祿孟這樣的說話。好像火上加油。便跳起身道。我在這裏洗磁器。干你甚麼事。你好來拿這些話欺壓我。說着。把洗的磁器順手向祿孟腳上砸了一下。砉硠一聲。砸得箇粉碎。海臘摩恰恰走來。看見了情形。便上前一把把兩箇人提了起來。向天幕旁邊一條小河前走去。那巴拿德聽見。趕了出來。問海臘摩道。你把他們怎麼了。海臘摩道。他們這箇樣兒。那還了得。所以我要把他們都丟下水去。挨勝聽說要丟下水去。便氣起來道。混帳東西。你怎樣能把我們丟下水去。一面罵。將身子亂顛亂跳。祿孟的兩隻脚本在海臘摩的足間。聽了他話。也是將兩脚亂踢亂蹬。那海臘摩雖然年紀大些。無奈這兩孩子用盡平生的氣力扭撞起來。一時立脚不住。便撲通的跌下水去了。

第二回 破阻

這祿孟和挨勝。見海臘摩跌下水去。便跑開了。遠遠看着海臘摩跌在水裏。心中暢快。還指着恨他。又見海臘摩沈在水裏。不得起來。好像是要溺死的樣子。這海臘摩

倘然真箇就是這樣的死了。叫他們三箇孩子怎樣行路。這樣的四人結隊遠行。倘且不敷照應。倘再少了一箇。如何還能走這二千里遠的險難程途。不要着急。這海臘摩本來習過游水。這點小河。本不放在心上。便掙扎起來。巴拿德也沿河援救。登時上岸。海臘摩此刻定規不依。對挨勝等說。明天一到康西耳蒲臘司地方。你們可附船回去。你們把行李都好收拾停當的了。巴拿德也道。這兩箇人狂妄到這箇樣子。斷不能同行。自然叫他回去爲是。挨勝們見海臘摩等真箇的要趕逐他們回去。不覺也心慌起來。想着本來自家不是。開口先罵。又將他撞下水去。如今被他們趕逐回家。拿什麼臉去見人呢。兩箇人便登時的軟了下來。愁眉苦臉的。先是挨勝道。我本來好好的在那裏洗盥。祿孟走來說了些話。要想來欺壓我的樣兒。我一時氣上心來。把盥盤砸他。不料一溜手。跌的粉碎。後來原是我的不是。我們現在已經認錯了。你們應該怎樣判斷。罰我們都可以的。就是回去。是萬萬動不得。這是我們斷不肯的。祿孟也說道。我不過說了一句。挨勝便把盥盤砸我的脚。我又不罵人。就是要

趕逐也。只要趕逐挨勝一箇。連累不到我的。海臘摩不肯。定要把二人一同逐回。巴拿德便竭力的勸了一番。祿孟等認了不是。海臘摩方始答應。說暫且恕你們初次。倘以後再是這箇樣子。定不與你同行。挨勝們見不逐他們回去。心裏歡喜。便不敢一些兒崛強。同心合意的到了康西耳蒲臘司。看見許多人都是到加里奉尼亞去的。都張着天幕歇宿。好像成了箇村市的光景。這康西耳蒲臘司在密索黎河的東面。距河約三四里。現在自太平洋邊岸到西加谷及紐約等的鐵路要道。最是一箇繁盛的都會。在他們走過的時候。還是一箇荒野的地方。雖有幾間茅房草舍零星散漫。總覺十分寥落得很。這些往加里奉尼亞的人。錯雜散處。男的或修理馬車。或檢點器具。女的在曠地上燒煮食物。布張天幕。有的將些食物彼此互換。三三五五。都準備着向加里奉尼亞進發。巴拿德們四人趕着馬車。向沿河下來。揀了一塊高燥的地面。歇了車。放了馬。支起帳幕來。彼此自己都有應盡的義務。也不及顧他人的事。其中也有幾箇人喜歡聞閒事。見了四箇童子。支這天幕。便都詫異起來道。這

樣的幾箇孩子。也想到加里奉尼亞去麼。有的道。只可憐這兩匹瘦馬。如何能夠拉得到這般的遠路呢。有的說。這樣孩子。不曉得冒着險。走這許多路。想幹的什麼呢。就有幾箇上前對巴拿德們道。你們出來。家裏的爺娘曉得不曉得。挨勝素來是箇負氣的人。聽了他的這些話。都是輕薄他們童子的。不覺大怒起來。睜着眼。稜稜的。看着他。海臘摩聽了。到不甚介意。便牽着馬。淡淡的答應了幾句。這裏面有一箇老人。便對巴拿德們道。我道你們這幾位。年紀雖輕。却都是箇強壯能幹的樣兒。你們只管放心前去。就是半途中有了什麼險難。我們都可以來援救的。海臘摩見這箇老人說話。頗爲誠篤。便問他張慕的所在。那老人用手指着。原來正與他們緊接。更加歡慰。當那時候。地圖上所列密索黎河的西南地方。凡符號所記的。都是沒有探過險的。所以凡有志探險的人。便從此地起點。此刻想去開金礦的這些人。須要走一千多里。沒有開闢過的荒曠所在。若問起加里奉尼亞的真實情形。實在都不能了了。因爲是大家都不能曉得底細。聽見出了金礦。以爲到了那邊。穩穩的可以陡然

大富。所以引的人轟轟爭先恐後的前去。這四箇童子走到此地。不意聽了幾句話。大可以生出阻力。把他們火熾一般的勇猛心。立時頹喪起來。你道什麼緣故。因爲其時有兩箇人。騎了驃馬。新從加里奉尼亞回來。巴拿德們知道了。便去探問那邊的情形。到了那裏。只見那兩箇人像箇下等社會的人。面目粗獷。衣服污敝。蹣跚着脚。坐在馬車的旁邊。嘴裏吸着煙。有許多人圍在他身旁。聽着他說。只聽得那兩人說道。那邊那裏有什麼金礦。現在去開礦的人。都散掉了。我們在那邊約有一禮拜光景。都曉得清清楚楚。衆人說道。我們聽得那邊礦裏。實在開出些砂金來。難道都是假的麼。那兩人道。都是謊話。哄你們的。那裏有這些事。他們想是想昏了。在那裏做夢。還有一樁可怕的事。非但沒有金礦。并且那邊疫病傳染。利害得很。死的不知其數。去了定後悔無及的了。這幾句的話。好像一桶雪水。傾入在人的臟腑裏面。叫人冷了半截。又隔了一天。看見四箇人趕着兩隻牛。拖着一輛車子。從對面耐菩拉司加走來。據他們說來。已經到過去此六百多里的臘拉明地方。因探聽得加里奉尼

亞。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折回頭來的。巴拿德們又去問他。這四箇人答道。因中路裏同伴中死了一人。又聽得那邊回頭的人。說這加里奉尼亞的壞光景。所以我們都冷了心。便急急轉回來的。這兩起人說了這番話。把這些天幕裏面的人都震動起來。有的收拾行具。便駕車回去。有的把帶來的傢伙。都賤價拍賣。頓時的幾日裏食用都便宜起來。這邊近時出的七日報。也一樣的論說這事。道從前此地曾經出過金礦。但現在金已出盡。不比從前。切勿因以前開礦得利。漫生豔羨。徒勞跋涉的話。這些人也有曾經親見當時有人開礦。實在運金回家的。但現在或者實已出盡。正未可定。這些種種的阻力。在尋常的人聽了。沒一箇不爲所動。獨有這幾箇童子。偏稟着冒險的性質。是箇勇往直前不達到目的不肯中止的。先是巴拿德道。大凡這些話。未可信以爲真。安知不是據着傳聞。添些枝葉。自己回頭。又恐他人前去得利。越要說些掃興的話。阻止人家前往。我們自己拿定主意。斷斷不要因此退縮。半途中止。話沒說完。挨勝便跳起來道。我是一定要去的。憑他有礦沒礦。我總要到加里

奉尼亞纔得甘心。祿孟也拍着手道。不錯不錯。我也不肯回頭的。海臘摩聽了。甚爲歡喜道。難得你們都勇往有志。我們無論怎樣。總要到了那裏。目擊情形。纔算的實。這過路人的話。我是萬萬不信的。凡百事最怕的是半途中止。我們既起了這箇念頭。憑他怎樣。總不能打滅的。然而話雖如此說。海臘摩們究竟被他們這兩番話。打了一岔。覺得眼前所見的景色。就不是那先前助人興會。總好像帶些淒慘的樣子。挨勝望着他們折回去的人。漸漸走得不見蹤影。也不覺發起思鄉之感來。看那夕陽西下。四顧蒼茫。一眼望去。見前面杳杳茫茫。毫無邊際。却不道從那荒涼曠遠中。陡然的又精神奮發起來。便自振作道。就使加里奉尼亞。沒有金礦的事。我們壯遊至二千里以外。也足以自豪。雖然廢然而返的人。先後折回。然而究竟留在這邊的人。較之回去的人。終居多數。況後來踵至的。絡繹不絕。這張設的天幕。屈指算來。數目翻見增多。就是對面奧麥白地方。也有許多人在那裏露宿。有的已經東歸。有的已經西發。這康西耳蒲臘司所在。應該人數驟減。那裏曉得後來的人。連絡不絕的。

這地面仍然是挨挨擠擠。非常熱鬧。計算自此前去。都是些荒曠地段。絕無人煙。這康西耳蒲臘司。尙算稠密之所。凡缺少的器具。一切都要在此地置辦。過了此地。就沒有可以設法的了。這四箇童子。雖然出來只有一輛馬車。現在一路上走來。纔曉得所需用的器具。正復不少。也要在此地添補些物件。所以凡有汽船從南方來的。也都帶些食用物件。到此地來售賣。就是要到加里奉尼亞的人。也把这些物件來。彼此互相交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只要一轉移間。便各得其用。沒有欠缺了。況且前來的人。與後來的人。認識的雖不是一起。也要暫等幾天。彼此可以會晤。那後來的人。也是一樣的。所以康西耳蒲臘司地方人愈聚愈多。這後來的人看見前赴加里奉尼亞的人。不過彼此略差先後。倒也沒有什麼。惟有遇着這夥失望回去的人。未免是從此分手。見面無期。好像萬難再見的樣子。這箇情形。真箇的描寫不出來。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倘然叫外人一眼望去。倒也殺是好看。這巴拿德們想着。現在只帶了兩匹馬來。恐怕不夠應用。看那來的人都帶馬來的少。帶牛來的多。海臘摩想

着。到底是牛隻得用。這兩匹馬。倘然倒斃了一匹。這車子。就拉不起來。挨勝聽了道。倘然有印度的歹人前來追趕我們。騎着馬匹。還可逃走。這牛隻最是箇呆笨的東西。到那時却如何是好。海臘摩歎道。如果真有這夥歹人來。便是有馬也是無益。挨勝道。不曉得把馬匹去換牛隻。可以使得不可。我們兩匹馬。至少要換他四隻牛。不曉得人家肯與不肯。海臘摩道。這牛隻是最便宜的。只要出了五十及六十大拉。便好買到兩隻。看來這匹奇摩的馬。買到這箇數目。是有贏無絀的。就是我的刮尼馬。也可以抵到兩條牛隻的價錢。此地養牛的人家。總該有的。我們且同他去說說看。正說的時候。猛然的下起暴雨來。祿孟大嚷道。不好了。這雨水從幕外流進來了。怎麼好。挨勝一看。見自己坐的地方。已經水流如注。便跳起身來。一片聲的叫嚷不好。大家鬧的一團糟。巴拿德道。不要先自吵嚷。總要趕緊想法抵禦。這水纔好。想着這夜裏的事情。除掉向幕外周圍掘一水溝外。並無別法。便點了燈。拿了鋤。冒着雨。拚命的掘了一道的水溝。登時幕上落下來的。以及外面浸灌進來的雨水。都向溝

中流去。這張天幕的所在。倒成了一箇洲中小島的樣子。這時候風狂雨猛。四箇人都躲在幕中間。不得出去。海臘摩用手抖着身上的雨水道。凡有露宿的人。這箇下雨的苦景。總要嘗箇滋味的。這幾箇人盤屈在天幕裏面。忽然天幕底下。伸進兩隻小手來。連叫着道。你們放我進來。你們放我進來。倒被他嚇了一跳。海臘摩便問道。你是什麼人。要進來只管進來罷。挨勝就把天幕的門解了開來。放進這人。原來是一箇十二三歲的童子。長得身體十分瘦弱。被雨打的和下水的鼠子一般。面色都發了青。煞是可憐。肘間夾着一包。不曉得什麼物件。他把這東西放下。先去把天幕的門扣好。却一言不發。大家看了。倒驚怪起來。海臘摩便問他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這童子道。我叫筑迎。祿孟在旁聽了。便道這筑迎是姓是名。這童子道。我只曉得我叫筑迎。巴拿德道。你說的話。同蒼蠅聲一般的微細。叫人也聽你不出。你是不是也要到加里奉尼亞去的。你有同伴沒有。這童子道。我正要往加里奉尼亞去的。因與同伴中途失散。不曉得他們往那裏去了。我出來的時候。本是三箇人。

作伴。一箇是駝子。毛髮都是紅色的。一箇是缺唇。頭面鼻子都仰着天。一箇是跛脚。走路一蹺一拐的。這三箇人。本來是最容易認識。容易找尋的。無如我找了些時。連箇踪影都沒有。叫我怎樣好。說着就哭起來。海臘摩想了一想道。聽說河的西邊。有一人叫做迭比斯。他的牛被人偷去。這偷的人。是箇跛脚。莫非就是此人。便問童子道。你說的跛脚同伴。是不是穿件紅色的襯衣。外面繫着青色的帶子。可是這樣打扮麼。童子道。正是這樣打扮。我們都從伊黎璠來的。海臘摩道。這樣說來。你的同伴已經先去了。祿孟插嘴道。我還看見這跛脚的人。同着兩箇人走。又牽着一隻狗。並且還帶着許多兔子。向奧麥白去的。後來走遠了。我就看他不見。海臘摩趕忙止住道。你不要多講。便對童子道。你且不要哭。你的同伴。雖然去了。你只對我說。究竟爲什麼到此地來的。筑迎道。我本住伊黎璠地方。有一箇馬醫。名叫巴米哩奧。我在他家做工。我只孤身一箇人。沒有父母。也不曉得父母叫什麼名字。也沒有朋友親戚。外面的事情。一些不知。那巴米哩奧一味的虐待我。除替他做工外。別的事一概不

叫我知道。適值近處。有這三箇人。要到加里奉尼亞去。我想着在這馬醫家裏做工。苦死也沒有箇出頭的日子。不如到別處去。或者還可以得些好處。所以同着這三箇人一起出來的。他們對我說。你先坐了船去。我們隨後就來。你只在康西耳蒲臘司等着我們。就好一同前去。我聽了他們的話。竟在此地坐守。那曉得他們全沒箇踪影。我又沒有認識的人。晚上只有鑽在草地裏露宿。天下起雨來。把我淋的箇九死一生。沒奈何。只得找到你們這裏來。挨勝道。據我看起來。這三箇人是不會來的了。筑迎蹙着眉頭道。怎樣不會來呢。說着。像箇萬分失望難過的樣子。海臘摩想道。他所找的人。只有跛足是我親眼見的。祿孟雖然也看見跛脚的。同了兩箇人。但究竟是不是那駝子缺唇。却不能認得明白。所以也不好證實這三箇人。只得同他說道。今天時候已晚。天又下雨。你且在這裏歇宿一晚。等天明。我們幫同你找尋便了。筑迎也無話說。大家安睡。聽那雨聲兀自淋浪不絕。一覺醒來。覺得有日光透進。知道天已晴霽。挨勝便起來把打溼的衣服向外面曬晾。一面端整早上的喫食。筑迎

因日光照面也跳起來。打了點水。洗了臉。看見挨勝在那裏弄飯。便道。我的飯也請你帶在裏頭。我把錢與你便了。挨勝道。這箇我不能做主。你須要去問我哥哥們的。巴拿德在旁邊看着。筑迎愁悶。瑟縮手足無措的樣兒。心內老大可憐。便道。這不要緊。你同我們一起喫就是了。筑迎方纔有了笑臉道。我總要送你們錢的。我這衣服裏有錢。縫在裏面。祿孟正在用力劈柴。聽了筑迎的話道。你總說有錢。究竟帶了多少錢來。筑迎把手一張道。有八十大拉。祿孟道。有八十大拉麼。到也不少。你什麼地方來。這許多錢呢。筑迎道。我臨行的時候。那馬醫交給我的。說是我應得的工錢。除了已經用過。還餘下這箇數目。正在說話的時候。忽然又來了一箇少年人。專來找尋這利里來的童子。巴拿德們見了。倒驚異起來。

第三回 風變

那來的人便問道。從利里來的幾箇童子。現在什麼地方。諸位可知道麼。祿孟便道。我們就從利里來的。那人道。你們的隊長在什麼地方。恰恰巴拿德拿着衣被出來。

曬晾。聽了便問道。請問找他有什麼的事。那人見巴拿德年紀略略大些。以爲他是隊長。便道。聽得你們缺少牛隻。我這裏有牛兩頭。可以同你們結伴同行。你們如果情願。可以過河來。我們大衆結夥兒走。豈不好麼。巴拿德看着那人半晌問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那人道。我本是乏們特的人。此番從薄斯敦動身前來的。說到此。便手指着河的西面道。你們如果願意同往。過這河。就是說着也不等巴拿德回答。就起身走了。巴拿德連連叫住道。你什麼姓名。我們還不知道。那人道。我名叫蒙德。姓穆耳士。說罷。轉身又恩恩的去了。巴拿德看那人穿的服式。像箇市上的人。不似那務農的樣子。便大家議論道。這人不曉得是什麼樣人。倒要防備他的。他既然從薄斯敦動身。必然也有同伴。何以要和我們同夥。其中必有緣故。那迭比斯說的失去了兩隻牛。莫非就是他偷竊的。便都疑心起來。但是偷牛的人。我們見的同筑迎所說的一樣。是箇跛脚。穆耳士這箇人。兩脚好好的。並不是跛脚。他說的話。又清清楚楚。又不支吾。這樣看來。想是沒有什麼。到了明日午後。巴拿德叫祿孟在這裏留

守。他們都渡過河去。找穆耳士。原來穆耳士住在同來一班伊黎璠人的天幕裏面。所說的兩隻牛。正在草地上放青。他們這天幕裏住的人。也不少。說起來。都曉得蒙德的來歷。這些人都可以做穆耳士的保證。似乎可以相信。這牛隻斷不是盜竊來的。巴拿德道。你們既有了兩隻牛。我們有的是兩匹馬。也想賣去了一匹馬。好換兩頭牛隻。衆人問道。你們因何要把馬賣掉呢。巴拿德道。我們因爲馬有兩匹了。去一匹不打緊。有馬又有牛。豈不更便當些。我如今倒要請問你們。究竟馬和牛是那一樣合用。衆人道。馬能快走。要圖快。自然是馬好。至於走長路。這牛倒有長力。也少不來的。況且喂牛雖然要給他草喫。還不至十分費事。比起馬來。費用較省。所以還是牛隻合用些。不曉得你們的馬要賣多少錢呢。海臘摩心裏正在躊躇。這馬究竟可賣不可賣。尙沒有想定。所以沒有回答。衆人道。這住在臨河的天幕。有四箇人住在裏面。他們有的是母牛一頭。小牛一頭。想起來。你們必然合用的。那挨勝聽見有母牛。心裏喜歡。口雖不說。臉上却露箇很願意買的樣兒。那些人看出了情景。便一力

的說。這母牛又可拖車。又可取乳。許多的好處來。盡情攪掇。要巴拿德們去看。海臘摩道。成不成。先看貨是不不要緊的。那人就同了蒙德。帶他們去到這家看牛。只聽得後面伊黎璠的人追上來。對巴拿德們道。你們不是有馬要賣麼。剛纔我們路上已經看見那匹白馬。這馬我們給你六十大拉。不曉得肯賣不肯賣。海臘摩道。我們買進的時候。是七十五大拉。你們這箇數目。我們是不賣的。說着。就去看那牛隻。那蒙德走的飛風也似的快。巴拿德都在後面趕他不上。挨勝詫異道。什麼薄斯敦的人。走起路來有這樣的快。海臘摩道。這箇足力是很利害的。走到那四箇人住的天幕邊。只見有八隻牛。兩輛車子。原來他們想把這牛賣掉了。換購別樣應用的物件。便牽出母牛。和那隻黑小牛來。指着說道。這兩隻牛。能負重走路。又服人使喚。同貓子一般的馴伏。真是最難得的。海臘摩把這兩隻牛撫摩了一遍。似乎尙不滿意。便道。你們餘外的牛。可肯賣麼。挨勝便趕着說道。這兩隻牛。我們給你六十大拉。可肯賣麼。一面說。一面悄悄的拉着海臘摩的衣衿。低聲道。這母牛可以取乳。這小牛黑黝

黝的很有趣。我最喜歡。我們買了罷。海臘摩倒弄得爲難起來。便道。我們明天再談罷。巴拿德接着道。不錯。我們馬還沒有賣掉。什麼你要買起牛來呢。蒙德見買賣不得成功。頗有些失望的樣子。巴拿德們也就要渡河回去。穆耳士便對巴拿德們道。我的牛自當帶去。應用的錢。一併帶着。只有車子和那天幕。要和你們暫借合用。不曉得你們可肯允許麼。巴拿德們道。這車子天幕。或者總可合用的。說畢便分手回歸。巴拿德們便對挨勝道。看來穆耳士這人。還沒有什麼。同我們還說得來。同伴前往。你看好不好。他既然說牛要帶去。我們再買了兩頭牛。便一總四頭。可以夠用的了。海臘摩道。這穆耳士也沒有別的。你看他外面衣服樣子很好。像箇市上的人。挨勝便怫然道。你們但看他衣服。便說他人好。這話我是不信的。海臘摩道。這蒙德走路很快。我倒很喜歡他。祿孟聽了道。他有了牛。你們自然是要他同去。還有肯出八十大拉的人。你們自然也要他同去的了。筑迎便道。出八十大拉的。就是我。我自然要同你們一起去的。海臘摩道。你說有錢。究竟錢在何處。我們也沒有見過。筑迎道。

把外面衣服解開。指着道。衣裏面縫着的。這不是八箇大拉麼。又指一處道。此地還有九處的八箇大拉。在這裏。併起來。不是八十大拉麼。海臘摩道。你有了錢。衣服也要好好的辦幾件。好到那邊去。挨勝道。你們莫非也要把他扮作箇市人的樣子麼。此刻筑迎便去把昨日夾來的包裹打開。裏面收着衣服韉子。都很新鮮的。祿孟便把嘴湊到挨勝耳邊低低的道。這箇人倒很好的。挨勝便跑去把口接着筑迎的額上道。你晚上同我一處睡。好麼。筑迎便把所帶的錢都拿出來。交與海臘摩道。你們肯同我去。這是我的旅費。都交給你們罷。巴拿德看了點頭道。這孩子看着。很可憐的。挨勝便對海臘摩道。海臘摩。你看怎樣。海臘摩道。我也沒有怎麼。准帶他同去就是了。筑迎此刻自然心內快活。到了明天。便把刼尼賣了七十大拉。當即買了一牝一牡的牛。又去答應了穆耳士合夥同走。便大家一起回來。此刻添了兩人。一共六人。牲畜也多了些。覺得氣就格外的壯旺。巴拿德們在康西耳蒲臘司多日。因為聽人說從這裏向前去。都是曠野。沒有人煙。帶去的糧食。一經喫盡。只好忍餓。因此暴

骨在荒漠中的人也就不少。所以他們主意。要把糧食辦足了。才好動身。以此耽擱甚久。此時是五月中旬。趁着天晴。便把馬匹牛隻車子等類。都整理好了上路。這日很有些同行的人。向那不動身的人作別。大家都擎着帽子。也有些惜別的樣子。纔渡過了密索黎河。穿過了奧麥白向西前往。漸漸的離開了這邊開化的地方。到那荒榛野莽的所在。去家鄉既遠。到加里奉尼亞又不是立刻可到。中間還有種種的險難。但是既有了目的。總是走一日近一日的。一天走到一處地方。都是些小河汊港。亂叢叢的圍繞着灌木。一棵大樹都沒有的。巴拿德弟兄同祿孟輪替着管這牛隻。穆耳士本來善走。一徑向前奔去。海臘摩同這筑迎輪替牽那馬匹。時候不早。便料理在此地歇宿。天本來曾經下雨。初時微細無礙。後來漸漸的下大來了。他們只得張起天幕。打算燒飯。因外面雨大。只得在天幕裏面支鍋燒煮。火門便對着天幕的口。以便放出煙氣。那裏曉得風往裏撲。吹得煙倒灌入裏。連眼都睜不開來。把天幕的口。轉移了向。無奈風勢甚大。把天幕刮的搖擺不定。幾箇童子。雖然緊緊的持

着。却力氣有限。看看有些抵擋不住。巴拿德喊道。須要大家着力。不要被風打敗。此刻這六箇人抱柱的抱柱。扯繩的扯繩。釘樁的釘樁。忙做一團。那曉得一陣大風。把木樁拔起。天幕好像空中的傘子一般。刮的滴溜溜亂轉。樁子標下來。正打在祿孟身上。一交跌倒在地。筑迎把天幕的繩子拚命用手扯着。覺得手中疼痛異常。連連鬆手。原來手皮已被繩子切開了。大家此刻只得沒命的拉住天幕。那裏還拉得住。早被風激在半空裏亂翻。這些牛馬。猛見了空中一團白的東西亂擺。不由的驚歪了眼。亂跳亂奔。東衝西突。那裏還收束得住。那天幕被大雨打溼。漸漸的重墜下來。這一下子不打緊。正掛在牝牛角上。那牝牛越加喫驚。沒命的前後蹦跳。就是那勇士使出全身力氣同牛鬪的時候。尙且有時還擋不住牛的蠻力。況且這幾箇孩子。到此地步。如何還不手忙脚亂。沒箇主意。倒是那牝牛拚命蹦跳了一回。把这天幕也褪下來了。方才止住了性。此刻大眾纔把天幕收拾起來。只見木頭板片。都攪亂做一團。地面上又被大雨狂衝的全是水窪。此刻也沒有別法。只得把天幕重張起

來。草草的整治了一番。海臘摩對挨勝道。今天這一場的大風雨。真是少有的。挨勝道。現在我們連做飯的地方都沒有。却怎麼好。海臘摩道。不要說飯都做不起來。連晚上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你看這雨水不積的同溪河一般。穆耳士道。我們此刻也沒法。只好把爐子等件。拿進天幕裏燒起火來。再說這一班童子。只好聽着穆耳士的話。搬運爐子到幕裏面。燒起薪柴。這溼地是不能乾的。究竟在幕裏面。不致淋着雨水。便勉強強燒着麵包等類。彼此喫了一頓。只得把大半濡溼的氈毯。舒開來。胡亂睡着歇息。到了半夜後。那雨下的愈加利害。水往幕裏面直灌。這些童子因白天辛苦了。睡的十分沈熟。竟不覺得。直到天將明的時候。挨勝一覺醒來。聽天幕上雨點狂打。便伸手向地下一摸。連叫不好。原來一地的水。身子簡直泡在泥水裏面。便四下一看。那裏還有乾燥的地方。只是困倦得很。便也顧不得什麼。只得挨在衆人的身邊。仍舊呼呼地睡着。後來天已大明。猛聽得天幕外面車子的聲音。走的轆轤的響。纔大家醒過來。互相一看。箇箇都是拖泥帶水的。此時雨也住了。太陽出的

很高。已照下天幕裏來了。衆人看是天氣晴霽。便忘了昨夜的苦楚。倒都喜歡的了。不得。因爲要緊趕路。連連的喫些乾糧。便收拾開車上路。這些打溼的衣服等件。只好晾曬攤在車頂上面。這些人究竟喫了一夜大雨的苦。便都覺得疲乏。海臘摩對穆耳士道。你是生長在市上的人。沒有喫過路上遭風遭雨的辛苦。昨兒晚上你也可以喫盡苦的了。穆耳士道。你們必然受辛苦了。我倒還不打緊。海臘摩道。你在薄斯敦住的時候。斷沒有雨水灌到牀鋪上的事。穆耳士道。這自然了。此地是一片荒野。那裏好把家裏的景象來比。我想碰到這樣下雨的天氣。悶的慌。最好是有箇步修這樣的人。唱着些歌曲。倒還可以解悶。原來步修這人。是最有意趣的。自己單身一箇人。製一部車子。養一頭牛。把車子拖著。所有喫的用的東西。都在這車子裏。自己拿着條鞭。趕着牛。嘴裏隨意的唱着耍子。自康西耳蒲臘司地方出來。這些童子便遇着他。一路上同着走。那步修一路沒事。總把唱歌來消遣。都大家喜歡聽的。祿孟聽了。便道。這步修。我們是喜歡的。只是昨天晚上這般大風雨。他只有一箇人。拖車的。

又是箇小牛。不曉得他弄的怎樣的光景。正說着。遠遠看見一箇人趕着牛車向前面走。仔細望去。正是步修的樣兒。

第四回 蚊陣

大眾望見了步修。便緊緊趕着走。直到傍晚。方纔趕到。步修見了海臘摩們。便笑道。昨天下大雨的時候。我望見你們睡宿的地方。平空一大片白色的東西。飄飄蕩蕩。我只道你們要做這開闢荒原的始祖。像是要豎旗做標識的光景。及至走近一看。原來是天幕。被風捲着亂舞。我本來要轉來幫着你們支這天幕。後來看見你們躑躅得很。把天幕登時張了起來。我知道你們可以有了安歇的所在。我自己向車下一看。見着這一地的水。橫流直淌。心裏計算。這樣的地方。睡着不是要被水淹死的麼。胡亂的過了一夜。今天幸喜得晴朗了。我們可以大家把一切料理起來。海臘摩聽了。便都去料理食品。這一晚在河邊找了一塊地方。堤旁有野生的木棉。上邊又夾着些叢樹。又有可飲的水。草也肥盛的很。是極相宜一箇露宿的地方。在這裏張

了天幕。閒着看看晚景。起初常聽得人說。此等地方。常有印度的野蠻人出來劫殺行旅。往往遭了他的毒手。轉了這一念。便大家都有些害怕起來。這步修說說笑笑。便高興萬分。唱起他得意的歌來。大家都齊齊的聽着。很覺的悅耳。便把那害怕的心思。都打掉了。又見近旁有一箇婦人。抱着一箇小孩。臉上好像帶些愁悶。橫坐在一輛的車肚上面。車旁有一箇男人。好像他丈夫模樣。在那裏燒煮東西。臉對着鍋爐的門。不住口的吹火。吹的一張臉。漲的血灌豬頭似的。只是吹不旺。倒反生起氣來。便怒很很的道。這燒火的事。本是婦人們應做的事。什麼推做有病。要我男人來做。我昨天見你喫飯。就和餓鬼一般。顯見得就有病。也沒有什麼要緊。我也不高興。來做你婦人家的事。大家兒束着肚子。拚餓着。也倒乾淨。說着。把燒的柴。用脚很死命的踹了一下。那柴帶着火。便都四下裏爆打開來。祿孟在旁邊看着。倒很不願意。便趕前來說道。你自己吹火不着。反鬧脾氣。你看我替你吹着。看旺不旺。說着。便把他踢開的帶火柴。都拾起來。放在鍋爐裏。除下了帽子。便當做爐扇兒扇着。果然

的火就旺起來。祿孟想着他吹了半天不中。我這一下子燒着了。他見了也應該慚愧。那曉得這男子愈加添出一副惡狠狠的壞相來。那箇婦人又好像是箇怯弱不堪的樣兒。挨勝看了。也心內不平起來。便走過來先安慰了婦人幾句。便對那男人道。我替你們抱了這箇小孩。好讓你尊夫人前來燒煮。你看你的牛腳底下絆住了繩。正在那裏叫着。你難道不見的麼。那男人聽了。只得撇着嘴走着看牛去了。那婦人道。真難爲你們。替我抱這孩子。我們的男人。他也不曉什麼。動不動就生氣。這是他向我使慣的暴厲性子。其實他也沒有什麼。你們諸位不必怕他。真有勞二位。暫時把這孩子替抱一抱。讓我去弄些食物。也好趕路。挨勝便接過小孩來抱着。這孩子笑嘻嘻的很可愛。挨勝便鬪着他頑耍。忽然見後面又鑽出一箇女人來。見了挨勝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挨勝猝然的聽了。便呆了一呆。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那天教他做麵包的女兒。便大聲的叫道。原來是紐希姑娘呀。那紐希聽了笑道。你什麼這樣的高叫着。挨勝道。我實在唐突。因無意遇見了你。心裏喜幸。便不由的高叫起

來。紐希笑道。你爲什麼在這箇荒野地方。抱着箇小孩子。做的什麼。你小孩都會抱了。你做起麵包來。定規是好手。不至於弄的兩手糊糟糟的了。挨勝想到前事。不覺的失笑起來。便道。我們有新做的麵包。在天幕裏。我拿幾箇請你罷。我想你們比我們走在前面。爲什麼翻落到後面去呢。紐希道。因爲我的父親。想這金礦。想的心熱的了不得。便發起狂病來。所以在康西耳。蒲臘司。逗留了多日。以致落後的。挨勝道。原來如此。請你到我們天幕裏坐歇坐歇。好麼。紐希便同進了天幕。四圍看了幾眼。便笑道。列位布置得很有道理。這些一切的事。你們倒都做來麼。挨勝聽了。不覺紅着臉道。別的還沒有什麼。就是這洗滌器皿。倒累人得很。紐希笑道。這有什麼難處。你們食器又不多。一下子就可了。你看我給你們洗着。你看我快當不快當。說着。便把他們食器。一霎時都洗的乾乾淨淨。挨勝和祿孟自然的歡喜感謝。紐希道。我父親病還沒有大好。我急於要回去看看。明天早上。我們大家都要趕路的了。挨勝們送他出來。看見先前那箇燒火的男子。此刻收了牛回來。嘴裏吸着煙。面上也不

似以前兇很。一眼看見了紐希。便道。好箇姑娘。那紐希也不去保他。獨自去了。挨勝便把小孩子還了那婦人。自己回了天幕。見海臘摩和巴拿德也都回來。挨勝便說。遇見了紐希。並他到天幕裏坐了片時纔去的。海臘摩們道。我們也遠遠望見的。這巴拿德們一起人。走了幾天。到也平穩。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惟有遇着下雨的時候。車子在爛泥裏分外的重。牛馬都拖拉不動。要人力助他。倒是極辛苦的事。至於晴朗的時候。偏偏正值夏天。太陽同火傘一般逼灼下來。地下砂石同燒紅的鐵鍋一般熱。行走好不困苦。到了晚上。那荒草堆裏的蚊子。又大又很。被他咬着。就和利錐刺肉一般。好不難受。有一天傍晚。在法特河旁邊。揀了一塊歇宿的地方。正端整晚餐。不料一大隊的蚊子直捲過來。好像黑雲的一片。那一大陣的聲音。轟鬧得好不利害。把這幾箇童子頭臉耳鼻。攢着亂釘亂咬。并且連話都說不得一句。因是一張口。那蚊子已填了一嘴。慌得幾箇童子亂跳亂撲。那裏招架得住。好像臨了大敵一般。巴拿德急極了。猛然想到一箇法兒。連連的向衆人做手勢。是叫他們燒火熏煙。

的樣子。衆人理會了。連連的七手八腳。去折樹枝。拔青草。聚在一堆。用火點着。那煙氣便四下冒將開來。那蚊子經着煙。便挨不住。只得一齊大陣的飛逃開去。幾箇童子始而拍手狂呼。因趕走了蚊子。十分的暢快。那曉這燒的煙。愈猛愈濃。隨着風直撲過來。正在說話的時候。那煙氣直灌到喉嚨裏去。幾乎把氣都咽住了。比那蚊子飛進嘴裏一樣的難受。那巴拿德實在忍不住了。便拿了些麵包等件。如飛的跑到上風去。正要想把麵包來喫。那裏曉得煙不到的地方。便是箇蚊子的世界。依舊密密層層的把箇人圍攢的沒些空隙。實在沒法。只得畧喫了一點東西。要想到天幕裏去睡。那知因方纔燒火。那熱氣直逼到天幕裏去。裏面和火甑一般。不能進去。只得到近處別人張天幕的地方去閒逛逛。却不道這蚊子沒有一處不是結成團體的。也有些人在那裏議論。說起笑話來道。這蚊子實在猖獗的了不得。我們應該開箇公衆大會。勒令蚊子趕緊退去。倘敢故違不聽。只得以強硬手段對付。要用鐵血主義的事。有的說不是的。這荒野沒有人跡的地方。本來是蚊子自由的所在。我們

無端的到此來侵犯他們的權限。他自然的要出來抵制。這也是公理上所常有的。這幾箇童子聽他們的話。倒很新鮮有趣。只是他們說話的時候。蚊子在他口邊亂撞亂撲。略略的嘴唇一張。便乘隙而入。所以說話斷斷續續。不能一氣的。那幾箇童子看這箇樣兒。又好笑。又不敢笑。因是一笑。那蚊子便撞進嘴裏來。此刻繫在那裏的牛馬。也被蚊子咬的亂跳亂叫。把尾巴向自己的身上不住的甩打。甚是很苦的樣子。那些人只得把這些牛馬都解放了。叫他自在些。這幾箇童子也只得回來。把牛馬照放了。那些牛馬便跑到燒煙的所在。把後膀對着煙堆。嘴裏喫着地上的青草。很得法的樣子。一會兒就這樣的睡下來了。穆耳士看了道。不道我們還及不來這牛馬的乖。我也要學學了。也把身子背着煙堆躺下睡着。餘下的童子們見這法子甚好。便都一樣的睡下。那舉的火。因沒有薪草添加下去。漸漸的火熄煙微。這時候那蚊子又結隊成羣的大鬧起來。天還沒有明亮。那挨勝正睡到好處。被蚊子亂咬。從夢中發起覺來。閉着眼。直跳起來。兩脚如飛的向外直奔。奔到一二里之遠。那

蚊子也好像跟着追去。挨勝迷迷糊糊的又轉過頭來。直奔回來。那蚊子也好像跟着回來。並不是蚊子跟着人。因這荒野裏沒有一處不是蚊子充塞的地方。好像跟着人走一般。挨勝沒有跑到原睡的地方。向那路旁一棵大樹根旁。便撲的倒下身去。把衣襟向頭上一蒙。又呼呼的睡着了。少時天已明了。穆耳士醒來。便去呼叫他們道。時候不早了。趕快起來。今天我們還要渡羅普河。倘然趕不到渡船。我們又要耽擱一天了。衆人聽了便都起來。但是昨天既走路辛苦。一晚上被蚊子攪擾不得安眠。人都疲倦的了不得。再加太陽焦灼。身上被蚊子咬傷的地方。癢的難過。那海臘摩歪着帽子。臉上被蚊子咬的同瘡疔一般。垂着頭用兩手籬着膝頭道。我今天身上。甚不好過。說着。懶懶的好像仍要睡着的光景。巴拿德見了海臘摩這箇樣兒。一時不經意。便順口說道。我看你這樣子。好像萎黃的菜葉一般。一點硬着都沒有。海臘摩聽了這話。便動起氣來道。你不該這樣的戲侮我。巴拿德不服道。你現在這箇樣子。實在像得緊。你自己還不覺得麼。兩箇人爭吵起來。穆耳士便前來勸止道。

想是昨夜缺睡了。氣血上旺。容易動怒。只是同伴中語言口角傷了和氣。未免面子上不得過去。戲謔的話。又何必頂真呢。海臘摩越加氣忿忿的。便斥說道。我同人口角。不干你事。你野人曉得什麼。穆耳士看了海臘摩的樣子。實在好笑。因是他發氣的時候。也不去再招惹他。只得搭趣着看牛馬去了。此刻祿孟同筑迎正拾了些柴薪回來。聽得海臘摩生氣發話。便悄悄對海臘摩道。巴拿德這箇人。實不講理。有一天我同他說了一句話。他便把我打了。你怎樣好去惹他呢。海臘摩道。我本不去惹他。是他平空的來取笑我。他要打人麼。我們也不讓他的。叫他試試瞧罷了。祿孟見海臘摩聽信了他的話。便指着筑迎道。這箇混帳東西。他和巴拿德是一氣的。說着。便把他打了一箇嘴巴。筑迎便哭起來。挨勝來遲了一步。瞥眼看見筑迎在那裏啼哭。祿孟是箇滿臉得意的樣子。便看出了底裏。就順手拿了一箇鍋蓋。向祿孟劈臉打去。正打着眼睛邊。不但打痛。並且沾了一臉油煤。祿孟氣的跳起來。便來撲那挨勝。挨勝那裏肯讓。也趕前要來揪扭。兩箇將要扭做一團。穆耳士趕忙把祿孟拖勸

開了。這邊筑迎也拉着挨勝。哭着告訴。要挨勝替他出氣的意思。因祿孟走了。沒得對手。也只索罷休。那穆耳士替祿孟把臉上油煤。揩抹乾淨。勸他不要吵鬧了。況且筑迎年紀最小。身體又弱。你打他。明明是欺他幼弱。也給人笑話。祿孟道。打筑迎。就是我的不是。這挨勝平空的把鍋蓋打我。這又當何說呢。穆耳士道。挨勝這人。最是直性。他事後曉得自己不是。會來向你賠禮的。祿孟道。他肯賠不是。他要來對我說。便不計較他。穆耳士道。不是這樣說。挨勝他還在生氣的時候。要他氣平了。纔生出悔心。既有悔心。便要來向你賠禮。這事總要明天再講。不是目下的事。穆耳士這一番勸解。祿孟方沒說話。究竟到早餐的時候。彼此都不開口。因為昨日沒有喫好。肚子餓了。這一頓喫得很飽。喫罷。便收拾仍復趕路。

第五回 拒牛

走的時候。穆耳士牽着牛。拿着鞭子道。今天我來趕着車子罷。海臘摩道。你是市上的人。如何能夠趕事。你可以不必。穆耳士道。且慢。待我試趕一回再說。便去把牛隻

駕好了。開車就走。說也奇怪。他一切到比不是市上的人還熟悉些。那牛隻走路比別人趕的時候。還快當些。只因他能體貼牛隻的性兒。平日把芋頭和麥麵喂着他。那牛隻和他很相熟。所以能夠駕馭得宜。穆耳士的駕牛。本來是很爲得法。筑迎騎着馬。也很有箇樣兒。此外挨勝的走路。還頗來得。除外的人。都很疲乏。巴拿德曾經嗤笑海臘摩的。此刻也顧不得。把身子橫在車箱裏面。正午時候。到了羅普河。這羅普河就是法特河的支流。你道渡這河是怎樣渡法。是用一隻箱船。兩岸用粗索繫住了。橫斷河流。箱船掛在繩子的上面。橫走過去的。箱船不甚寬大。不能容得多人。所以過渡的車馬。都要挨次的渡過去。不能一起都上。到加里奉尼亞的人最多。儘有到羅普河候渡。等到三天兩天都不定的。這些童子到來。還算湊巧。先講定了渡費十大拉。當天傍晚。就可以渡過去了。這一天大家沒有事情。巴拿德拿根釣竿到海邊釣魚去了。海臘摩倦極睡覺。穆耳士便同管渡的人談講起來道。到金山去的人這樣多。你們想來也去過的。管渡的便笑起來。用手指着草創的埠頭道。我的金

山就在此地。所以不必到加里奉尼亞去。賺些渡資。就算是開礦得的金塊了。穆耳士道。這樣說來。你家裏藏積金子。也就不少了。管渡的道。那是不見得。穆耳士道。怎麼不見得呢。我替你計算起來。一日至少渡十二次。一次十大拉。一天不是要得一百二十大拉。天天這樣。難道不要發財麼。管渡的人失笑道。你到算得周到。說着。嘴裏唧着煙捲。滿面的得意。便走開去了。祿孟看見管渡人所住的地方。一堵短牆。裏面新長着碧綠斬齊的葱。甚爲好看。那挨勝是直性的人。便忘了早上同他吵嘴的事。從祿孟背後走來。搭着祿孟的肩。要他同到種葱的地方。嘴裏說道。這葱長的真好。祿孟道。這葱要弄他些來喫喫纔好。天天光嚼着麵包。真沒有滋味。挨勝道。你說的什麼話。怎樣人家的東西。你想把他喫起來。這樣一說。忽然想起早上的事來。便轉過話來道。我今天早上無意中衝撞了你。實在對你不住。我那時候也不曉得怎樣的生起氣來。祿孟聽了這話。倒不好意思起來。便道。這也是我不好。我不該打了。筑迎的。這樣一說。兩人便都解釋前嫌了。看看時已傍晚。將要輪到過渡的時候。便

撥動一切。鬧了半天。便坐着箱船過去。那箱船本來窄小。載的東西又多又重。這河水是最深的。渡過去甚爲危險。這牛馬又暴動起來。海臘摩便前去要制住這牛馬。却不道一箇失足。撲通的吊下水去。本來海臘摩坐的這一邊。沒有人與他同坐的。所以落水的時候。沒人看見。倒是巴拿德從對面看見。急急的跑過這邊來。大叫道。你快快的游起來呀。這邊巴拿德走過來的時候。船裏這車子倒過來。壓在巴拿德膝上。巴拿德便側身向下。恰恰海臘摩從水中游起。一把拖住巴拿德。巴拿德此刻因車子倒過來。恐怕船翻。便猛力的把身子往那邊一仰。那海臘摩趁勢跳到箱船裏面。舉眼一看。原來救他的人。就是巴拿德。心裏十分感激。把早上的事早已丟在九霄雲外了。後來船已到岸。大家亂轟轟上了岸。就在堤旁張了天幕。燒起柴煙。避那蚊子。這一宿尙算安穩。這箇渡河的地方。後來成了哥侖波的都會。此刻但是到加里奉尼亞的必由之路。一總也有二百多的牛馬。幾十輛的車子。有騎馬的。有趕牛的。有坐車的。十分熱鬧。日光照到白的車簾上。映帶起飄蕩蕩的。倒也好。其中

的人種種不一。極有可笑的樣子。也有男子穿着女衣的。也有女人穿着男人的衣服。也有男子的頭上帶着女人的帽子。也有女子腳上套着男人的靴子。如何弄到這種樣子呢。只因爲聽見加里奉尼亞出了金礦。恨不得早到一刻。便好一刻。這貪心一起。什麼都就顛倒忙亂起來。儘有恨帶的行李太多。車輛笨重。恐怕行走遲鈍。被人家趕了先着。索性把這些行李衣物。揀那些粗壞的都沿路棄掉了。那後來的人見了。也有拾起來胡亂穿戴。也因爲貪利的心過於熾熱。以致穿着大家不辨男女了。這棄掉拾賸的東西。大半都是印度人收拾了去。他們此刻所碰到的人。都是印度的薄宜族一類。雖然不做那些搶劫強暴的人。然而也不是些安分的人。這班薄宜族人。遇到到加里奉尼亞的人。便也有來尋訪的。這一隊童子所住歇的地方。便見了一起印度人。都穿着鹿皮緊身。腳上踏着半靴。外面披着件頂破爛的外衣。精着頭腦。東看西望的。此刻有薄斯敦的人聚在一處。其中有一人好像隊長模樣。那印度人見了。便從頂臃不堪的鹿皮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嘴裏說。我是真

正印度人。你們正好與我們同隊的。薄斯敦的人接過他信來看。那班童子也過去探聽。這封信上。你道怎樣寫法。原來信上寫道。這印度人名叫莓骨泥。是向來做竊賊的。他向我要一封的薦書。我便寫給了他。他喜歡的了不得。但是這人專說假話。本是做賊爲生。是箇薄宜族中最無賴的人。往往把車輪上頭的鐵。衣服上的鈕扣。都剪竊了去。他同黨的人。共有十三箇。極是要留心他的。這信後便又寫着登松啟的字樣。這不識字的印度人。還得意的了不得。鼻子管翕也翕也的動。口裏還說着我是真正印度人。你們好與我同隊的話。海臘摩在旁邊見了信。便哈哈大笑起來。對着印度人道。你真是第一等的真正印度人。很好很好。印度人兀自歡天喜地的。把信摺疊好了。仍然藏在衣袋裏。兩隻眼睛骨碌碌的打轉。只管注意在天幕裏面。那幾箇童子已大家暗打照會。緊緊的留心他。實在也無法可使。難以動手。那些印度人裏便有一箇拿出些生麵包。對這班童子說。請你們替我代燒燒。可做得麼。揆勝年輕不知就裏。便答應了他。巴拿德道。啊呀。你不看看他這箇麵包顏色。已經漆

黑的。不曉得幾年前那裏偷竊了來的呢。挨勝道。這不打緊。我們還有那不常用的鍋子。將就替他燒燒罷。便把他麵包放在鍋裏燒起來。那印度人兩眼青瞪瞪的只看着這鍋子。現出這兇饒不可描寫的樣子。海臘摩看那些印度人都帶着弓箭。有一箇人還拿着手槍。他聽着巴拿德的話。便真箇放出無賴手段來。也有要彈丸的。也有要火藥的。後來又要酒。又要糖。一味的歪纏着。強討硬要起來。其中有一箇人乘着那亂轟轟的時候。用條鉤子。把燒麵包的鍋子蓋鉤了去。薄斯敦人一眼看見。便嚷叫道。小心。把鍋子蓋都偷去了。便一把把這印度人拉住。向他外面的衣服扯了幾扯。只聽得撲脫一聲。一面的鍋蓋掉了下來。大家便圍攏來打這印度人。那一班印度人看見勢頭不好。便都四散逃走。大家看了又好氣。又好笑。這班印度人雖然走了。却也不過躲匿在近地。那童子們見了印度人這樣的無賴樣子。曉得都是些歹人。便晚上各自輪流守夜。緊緊的提防着。況且這地方。聽說有一件東西。也同印度壞人一樣。最是可怕的原來是野的水牛。這牛同印度所產的大角水牛。是兩

箇樣子。彷彿像亞斐利加所產的盆梭一類裏的野獸。他的角又小又黑。頭臉却長得甚大。他把頭頸縮在肩裏。四面長毛包住了。另有一種奇形怪狀的樣子。四十多年前。美國陸鏗山脈的附近。像這種水牛。是很多的。後來地土開闢起來。人煙漸漸的稠密起來。便把這些水牛都打死了。所以也漸漸的稀少。到了現在。便竟是絕跡沒有了。就是美國出名採擇牛隻。這樣水牛。但於動物院中豢養着幾頭。做箇陳列品。以便人見了考察這水牛的種類。餘外便一隻沒有。這童子班到的時候。那水牛還是到處皆有的。那曉得過了四十多年。便幾乎屠戮殆盡。可見得人的殺戮也是了不得的。有一天天氣甚是炎熱。那些童子走的也倦極了。那巴拿德因要去揀住宿的地方。騎了馬。首先走去。挨勝牽了牛。一步一步的懶懶的走。恨不得一倒身就在這泥地裏睡一覺纔好。筑迎在旁邊又說着。昨天也腳不離地的走了一天。今天又照舊這樣。把箇人真真累死了。挨勝立定了聽了他這話。心裏一懶。渾身筋骨一鬆。撲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兩箇上眼皮猛然的有人扯着他一般。密的合了下去。那

天時也漸漸的晚黑了。挨勝已呼呼的打起鼾聲來。猛然裏筑迎大喊道。不好了。大的黑牛來了。挨勝從睡中驚醒。睜開眼來一看。只見果然的有幾箇大野牛。在那裏。只嚇的把那推不去的睡魔。登時走的無踪無影。便三脚兩步跑到車子邊。氣急敗壞的向穆耳士海臘摩告訴野牛來的話。大家聽了。都驚懼起來。都把手槍預備好了。那祿孟揀了一枝平日最喜歡的手槍。叫做皮斯朶爾的拿着。海臘摩偏叫祿孟和筑迎在車旁緊緊看守。那祿孟本來要拿着手槍。想去打那野牛頑耍。現在海臘摩叫他看守。便也沒法。只得答應了。穆耳士和海臘摩挨勝三人。便各帶手槍。要去打那野牛。曉得這野牛是最猛惡的。便各把身子彎倒了。蛇行而進。只見有四隻野牛。在那河旁地上喫草。那野牛猛然覺得有人來了。便昂起頭來。四下看望。海臘摩曉得這野牛已經覺着。便大家互做暗號。伏身悄悄的前進。正要施放手槍。却不道前邊忽然砰砰的一陣槍聲。把這些野牛都驚的四散走開。這槍聲是何人所放。後來自然曉得。這四隻野牛。一隻早向灌木中間竄去。霎時不見。一隻同箭一樣。飛衝

着從挨勝伏身的地方奔過。向他們的車子前撞撲過來。祿孟便拿定皮斯朵爾。和平日頑耍一般。撥動槍機施放。一聲響。那曉得這水牛早已身子一閃。逃的遠遠的了。一隻被海臘摩穆耳士放槍擊打。偏又都打不着。那水牛也羞拉拉的跑掉了。還有一隻從草地角上要想跑過河邊。這時候。挨勝在樹林中望的清清楚楚。便放了一槍。覺的這一槍是打着的。只聽得水牛的那一邊。也是一聲槍響。那牛便撲地倒了。挨勝不曉得這樣槍聲是那裏來的。倒喫了一驚。走過去一看。迎面走過一箇少年來。手裏拿着把刀。奔到牛身邊。刀向牛喉上刺了一下。牛就死了。那少年便十分歡喜。自己說道好了。我現在已經得着這東西了。那挨勝聽了便嚷道。這牛明明是我打的。你怎麼樣說。兩箇便口角起來。海臘摩等遠遠的也望見挨勝用槍打那水牛的。恐是一槍不能結果了水牛的性命。便急急的趕來一看。見這牛已喉間冒血。倒斃在地。又見挨勝與一人相爭。這海臘摩便問道。這牛究竟是那箇打斃的。那少年道。是我打斃的。你但看牛的額上傷痕。一箇窟窿。不是我用槍打這致命的地

方。纔得打倒麼。挨勝便大怒起來道。據你這樣說。難道我的槍沒有打着麼。那少年道。你就是打着。也不過不致命的地方。打了一槍。我向來膽子是極大的。你們不信。瞧瞧我的槍看。說着便從靴子裏拿出一枝手槍來。又從牛額上挖出了彈子。叫他們看。穆耳士便把彈子和槍比對了一比對。果然不錯是他打的。但是看那彈子雖大。却是不甚快利。再一檢查牛身。那腰脊邊有一傷孔。便知是挨勝打的。穆耳士便對少年道。這牛額上的傷是你打的。腰間的傷仍是我們挨勝打的了。但看你彈子雖大。却只嵌在牛的顛骨上。挨勝的彈子由腰間虛怯的地方打去。直透進裏面。受傷最重。這牛准定死在這一彈上的。海臘摩也道。這事可明白了。這牛不是我們挨勝打死的。還是那箇打死呢。那少年到此也沒法。便道。這牛就算是你們打死。但我也算沒有功勞。這牛肉總須要分給些與我纔是。說着便把胸脯一袒。砮的把上身的衣服脫了下來道。我來替你們屠解可好。挨勝見這牛是他的彈子致死的。大眾又稱許他。便十分的得意起來。便急轉身到車子上取了一把刀。拚命的直奔過

來。到了牛倒的所在。那巴拿德在路中聽着槍聲回來。問明了這打牛的事。見是他兄弟打死的。自己也快活起來。又想起我父母如果曉得了這樁事。不曉得要替我們怎樣耽憂呢。想到這裏。不覺的喜極生悲。這一夜便就在此地張了天幕。把那牛開剝停當。那少年分了好些牛肉。便攜着走了。這些童子自從離了密索黎河到現在。纔算頭一回見這新鮮的獸肉。便把肉留起了些。餘多的便燒煮起來。煮到香味噴溢的時候。便道聞着香味兒。這牛肉定是可口的。這件事虧了挨勝。我們嗅着。倒要謝謝他。祿孟道。我們真要謝謝他。說了又說。那挨勝此刻聽了。心花大放。一張嘴。喜着也合不攏來。

第六回 河厄

走了幾日。都是些荒僻的地方。這班到加里拿尼亞的人。曉行夜宿。連天上路。都困頓不堪。何況這些童子。自然是筋疲力盡的了。過了幾天。便生出事情來了。這事情還是從旅行的人衆中生出來的。爲什麼緣故。因行路離鄉日遠。音信不通。凡內地

的事。一點都無從知道。從來旅行是最容易出變端的。有一天前面有一道的河流攔住。剛值天雨之後。那河水暴漲起來。這河本來不深。原本可以徒涉過去。惟兩岸最高。上下也不甚容易。凡牛車渡這河時。倘然一不小心。便生出些險事來。況且牛隻若不是馴順的。遇着渡水。他便不肯下去。或到了半渡。就發起性來。往往出事。所以駕牛的人。不可不格外仔細。現在這些童子。正要把牛車趕渡河水的時候。遇見了一箇男子。名叫美生。這美生不是別人。那天燒火不旺生氣口角的人就是他。他這婦人。仍舊抱着孩子。看那孩子神氣委頓得萬分。這婦人見了挨勝。便招呼着。又道。我們這孩子。這幾天偏偏又病起來。如何是好呢。祿孟聽了。纔想起是那天挨勝抱過他孩子的。便道。既然孩子有病。你們也該找箇醫生替他看看纔是。美生道。我們原抵莊渡過這河。再找醫生替他看病的。穆耳士道。我們也要渡這河。可以把車子聚做一起渡過去最好。大家有箇照應。這些童子便把自己的車子。繫在美生的車尾。自己的牛隻。套在美生的車前。那牛隻合力的拖拉着。更加得力。其時大家把

衣服褲腿都捆紮起來。從岸坡上慢慢的把車子放下。便一齊渡過去。好容易渡過了河。就要從對面坡脚下上岸。那曉得有一頭牛。因為脚走滑了。不肯上去。餘外的牛隻都往上拉。偏是這隻牛站着不動。便用鞭子很很的打。那牛只是把蹄角亂搖。總不肯行走一步。這幾箇要走到岸上去的牛。本是最馴順的。却不道因這一頭不肯動的牛隻牽制住了。不覺的亂了脚步。便也衝突起來。穆耳士帶來的這頭小牛。不曉得怎樣發起性來。把頭上的短角。向前亂觸。那挨勝恰在這牛的前面。看見這牛挺着角。要來觸他。一時情急。要想逃避。却不道一箇失足。跌倒在水裏。恰在兩頭牛的中間。這挨勝本來是不會遊水的。此刻只在水中亂抓。又看見牛隻正在跳擲發性的時候。怕被牛蹄踏着。急的神魂無主。便極聲的喊起救命來。大眾聽着。趕忙過來把牛隻紮住了。那牛兀自的把帶水的身體亂搖着。便一面去拉挨勝起來。却一時顧不到牛隻。那牛的蠻性還沒平服。忽然的又是一跳。牽動前面的車子。登時倒下水去。那婦人和孩子都落在水裏。大眾趕上前去。把他母子兩人拖將起來。已

經泡的淋淋漓漓的。岸上的人看見了。也來幫着他們把車子扛端整了。挨勝此刻剛從水裏起來。看見那婦人孩子跌下水去。經人拉起。便也顧不得自己一身盡溼。急急的趕去替他抱着孩子。一邊拖着那婦人到岸上去。餘外這許多人都趕着把車子牛隻弄上了岸。美生忙着把車上泡溼的東西都搬下來。分投的請大眾替他曬晾。那婦人等曬乾了衣服。一切端整了。方纔和大衆動身。這一走又接連幾天。那穆耳士帶來的小牛。平空的脚上疼痛起來。行路一蹣一拐的難走得很。便不叫他負重。又種種的替他醫治。總不見好。適值經過的地方。野水牛甚多。巴拿德便道。我們一頭小牛病了。車子也拖不起來。此地野牛這樣的多。我們何不去捉他幾頭來。也好叫他拉着車子。豈不是好。穆耳士也跟着他說頑話。便道。好呀。你去捉得牛來。我好駕馭着。叫他穩穩的拉着車子。不好麼。兩人說着。都笑起來。有一天。穆耳士挨勝在路旁看見有一道的山崖。便同去逛逛。在高處望着。看那到加里奉尼亞的車子接踵的拉過去。甚爲熱鬧。猛然望見北面有一片平坦。隱約有一大塊黑色的東

西亂動。漸行漸近。原來是一大羣的水牛。不計其數。又見一堆小阜上。有一頭野水牛昂着頭。四下眺望。週身毛片亂抖。看去這牛是箇巡邏的樣兒。不曉得見了什麼變端。把身子這樣的搖動。好像是告訴同類的光景。這一大隊的水牛見了。便一齊的向那邊走去。這一羣的野水牛。也不曉得有幾千幾百頭。就和洪水一般的奔騰流滾。挨勝見這樣子。好不利害。想道。原來有這樣多的一大隊。怪不得我哥哥要把他捉幾頭來拉着車子哩。穆耳士道。我也想宰剝些野牛肉去。送與那薄斯敦的窮人喫喫纔好。挨勝道。窮人多得很。豈但薄斯敦一處。穆耳士道。原是這等說。薄斯敦地方。是我所最深曉的。所以先說到他們。窮人無論什麼地方都有。況且既做了窮人。斷斷不能有肉喫的了。現在這曠野地方。倘不去打捉他。不是把那幾千萬億的好肉都棄掉了。豈不可惜。挨勝道。有錢的人也多。何不到此地捉些水牛去救救那些挨餓的人呢。穆耳士道。據你說來。豈不是多了一番轉折。何不叫那些窮人逕到此地來。打捉那水牛喫不好麼。一面說着。從山崖上走下去。看那西北面水牛都走

近來。挨勝道。爲什麼這野水牛的隊。忽然凌亂起來。穆耳士道。這不是他亂隊。是趕着走快。所以脚步不能齊一的。此刻山的兩邊。都是水牛行走。單剩了中間一條山嶺的路。忽然迎面有一塊崖石。陡然的突出。這地方近着陸鏗山脈。所以往往有懸崖斗起的天然勝景。到這上頭去一望。那水牛大隊的行走。都看得清清楚楚。因爲地勢彎彎的轉過去。那到加里奉尼亞的一帶。聯接走着的車子。倒都看不見了。看了一回。又走上前去。見是一箇山谷。說也奇怪。那裏面停着一輛車子。白色的車簾。裏面有兩箇手抱小嬰孩。旁邊有兩箇男孩兒。一箇約十一歲。一箇約七歲光景。在那裏遊戲。泉水旁邊有四頭牛在那裏喫草。餘外一箇人都沒有。穆耳士看了詫異道。這車子爲什麼走到這裏。爲什麼光有這幾箇孩子。真是奇怪。便前去問那幾箇孩子。那大些的孩子答應。我的阿爺和我的叔子。都背着槍去打水牛去了。我的娘到那邊山石的背後去採草實去了。穆耳士道。險呀險呀。便用手拍着那孩子的頭道。你們切切不可離開這車子。你也不要用手去拿動那牛的鞞兒。倘若是拉動了

他。那牛便亂走起來。一直奔到水牛羣裏去。那可不得了。一面又自己說道。這班小孩子真可危得很。什麼他們父母都走的一箇不留剩。丟着這幾箇孩子在這裏。不曉什麼意思。說猶未了。忽見谷的南面那大隊的水牛。和洪水的一般的直衝下來。穆耳士和挨勝連忙跳上車去。趕着各人抱了一箇嬰孩。一迭聲叫那兩箇大些的男孩。快快的跟着逃命。因爲剛纔孩子說他娘在山石背後採草。便向着山石奔去。這時候。性命在呼吸之間。沒命的狂跑。聽得後面水牛的蹄聲。好要像把地都踏破了一般。挨勝一望。右邊更險。便大喊快往左邊走。穆耳士們便都拚命的跑上山崖去。只往最高的所在跑走。向下一望。只見滿谷也沒別的東西。都是水牛填塞的滿滿的。那一輛車子。早已不見。大約是踏成齏粉的了。幸而穆耳士們所到的地方。水牛沒有上來。看那水牛。又是奇怪。方纔亂竄亂跳的向前來的。此刻忽然的退散得乾乾淨淨。那谷裏本來都長着青草。此刻已成了一片赤地。連泉水都登時的乾涸了。穆耳士和挨勝看得眼也花了。少刻回頭去看那孩子們。只見兩箇孩子簇着一

箇婦人。那婦人也是面無人色的。便恍然料定是孩子的母親了。歇了片刻。那婦人纔說出話來道。你諸位什麼地方的人。我都不曉得。多虧了諸位好心。把我這幾箇孩子救了出來。真是莫大的恩德。挨勝道。倒是你坐來的那輛車子可惜。那婦人道。車子還那裏顧得。這幾箇小孩保全。真算萬幸的了。說着。便從穆耳士們手裏接過了兩箇嬰孩。兩手抱着。口裏兀自千感萬謝的。忽見那邊有兩箇男人。騎着馬。背了槍。如飛的從對面山上跑將下來。走到先前停車的地方一看。但見車子都粉碎的了。這一嚇非同小可。再仰頭一看。只見他的家眷孩子們都在對面的崖石上。便跳下馬。直奔的走上山崖來。那兩箇人裏頭。一箇年紀畧大的道。車子一定是野水牛來蹂躪的。挨勝在旁。心裏想着這兩箇人回來。見了他孩子和婦人們都遇了救。必定是歡喜的了不得的。那曉得那人只說了一句遇險的話。那人便又問那孩子道。我們車上的牛。到那裏去了呢。那孩子道。我們的牛。想是同着那一大隊的野水牛去了。那人看見車子也踏破了。所帶的東西也糟蹋了。駕車的牛又被野牛裹脅去

了。到萬分爲難起來。却不道有人救他的家屬。他連謝都不謝一聲兒。你道什麼緣故。原來那人出來的時候。從愛哇滑地方動身。有一大隊的車仗。他不過中間的一支。這兩人因爲貪打水牛。分頭的前往。那曉得水牛打不到。反喫了水牛的虧。逃奔回來。不覺的亡魂失魄。昏昏惘惘的。好像得了神經病一般。穆耳士和挨勝心想這樣人不識道理。好不心中着惱。便忿忿的走回自己的天幕來。那穆耳士帶來罷犁小牛。腳上的病漸漸的利害起來。看來不能療治的了。大家看起來。這條小牛不能不棄掉了走路。又想這牛同了我們一路來。也出過些力。因他有病。把他半途中丟掉。似乎也有些不忍。本來只有三條牛。一匹老馬。已經不夠拖拉車子器具。況且又去了一頭牛。那走路的時候。不是又缺了一箇負載力麼。路上往往見些棄掉的牛馬。有的奄奄的死。有的已經倒斃潰爛。蛆蟲攢食。有的皮肉已盡。只剩一堆白骨。看了未免觸類感傷。只爲了這條罷犁小牛。大家都不甚高興。走路愈加沒趣。看看已走到陸鏗山脈。這些童子們行走的山角。正是最低的所在。這樣的有名陸鏗山脈。

難道都是些平的路。沒有險阻的地方麼。咳果然的逢着了高巖峭壁。萬分險峻。這巖名就叫做煙囪巖。這是有名的奇峭巖石。這些童子們便想在此地張起天幕來。住宿一晚。看看那巖上的奇景。其時有一箇人身材極高。也是一路上同行常看見的。此刻從那橫面走過來。對這些童子們道。你們瞧這巖石生的奇怪。活像製造廠的大煙囪一般。你們瞧着有趣麼。又道。你們的牛爲什麼不繫在車上。這是什麼樣呢。原來罷犁的牛雖然走不動。却因爲牛馬太少。有時還要他幫拖着車子的。那人道。這牛不好不去治他。像這樣越拖病越利害。却怎樣能走路呢。我們這邊牛是很多的。有幾百條在那裏。你們缺牛使。儘可以到我們那裏挑選一頭。明天就可以借給你們用的。說着。使用手指着隔着大路的那一邊。停了三輛車子。果然黑壓壓的有許多牛隻聚在一塊。有兩箇雇工。專在那裏喂養那些牛隻。并且有幾箇婦人。在那裏燒煮食物。那人便對這些童子們道。我的名字就叫路治。家裏有父有母有妻有妹。都一起同來。并有兩箇雇工。這些童子。途中遇着這麼一箇關切的人。肯借牛與

他自然喜歡的了不得。斷斷不能辭了他的厚意。海臘摩便問他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路治道：我們從伊黎拿省薩茄門郡來的。我聽見人常說起你們是薄斯敦的童子隊。可是麼？穆耳士笑道：不是薄斯敦。是利里的童子隊。挨勝道：我們這裏也有薄斯敦的人。你且不要管。但聽的大家說我們什麼。又指着穆耳士道：這箇真是箇薄斯敦的人。路治道：並沒有說什麼。因這薄斯敦的童子隊常在一起兒走。他們也常問我們借牛隻去用。所以他們多跟着我們走的。穆耳士此刻主見。準定明天借路治牛隻來用。便好療治這罷犁的病。那曉一天一天的醫這牛。竟不見好。走的山路又日加險峻起來。帶着病牛。很覺費事。只好棄掉在這山麓裏的了。一宿無話。明天見病牛竟不能開步。大家決定把他棄掉。穆耳士心裏不忍。便對着罷犁說些別話。絮叨了一番。巴拿德們也與牛作別。那罷犁好像解得人意一般。便昂頭聽着。那挨勝是箇情長的人。看着這罷犁。不覺鼻子裏有些發酸。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祿孟猛見那擔過的牛。眼裏弔下淚來。便道：這牛好不奇怪。巴拿德忙喝住道：不要

管這些事。我們攬路要緊。棄掉小牛這一天。恰恰的來了一隻赤色的狗。走到巴拿德們的天幕裏來。好像迷失途路的光景。

第七回 失犬

這一隻狗好像幾天前曾經見過的。却一時想不起。是誰家豢養的。挨勝便把他撫摩撫摩。那狗也仰頭擺尾。十分馴熟的樣兒。這時候筑迎剛和祿孟採了些柴薪回來。看見這狗。便道。這是毘羅稗司養的狗呀。爲何在此。巴拿德們道。你可曉得這狗叫什麼名呢。筑迎道。這狗名叫排特。海臘摩便對這狗道。排特。你主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挨勝也一聲聲的叫他排特。那排特真的和他們畜養的一般。跳跳擺擺歡喜馴順的萬分。到了睡的時候。祿孟便悄悄的向海臘摩道。我們帶的糧食。本來不多。如何還禁給那狗喫。我今天看見挨勝。給那隻狗喫的東西很多。不曉是什麼意思。海臘摩正要睡的時候。看見祿孟嘈嘈的對他搬嘴。心裏便氣惱起來。便喝他道。這些小事情。便也對我說。不怕人討厭。便這樣的愛搬弄是非。你只好回家去罷。祿

孟的本心。原是愛這排特的。因為挨勝喜歡那排特。給他窩搬了去。心裏便老大的妬他。所以到他哥子前搬弄這些話兒。幸而海臘摩不聽他的話。所以這排特能夠穩穩的在他們童子隊裏。算是棄掉了一條牛。恰得了一隻狗。倒也可以相抵。又過了四五天。正要住宿的時候。來了一隊騎馬的印度人。這一隊的人。恰是阿美利加印度人的裝束。頭上都插着五色鳥羽。頸上掛些珠貝熊爪。以及粗銀製成的佩件。臉上塗些紅的黃的種種顏色。有一箇人好像酋長的樣子。頭上帶着一頂鼈甲製成遮陽的帽子。奇形怪狀的。到了這些童子的面前。都在馬上昂昂的看着。穆耳士聽得人家說過這些印度野蠻人很是利害。看見了。只有敬着他遠着他的。便恭恭敬敬的向前道。諸位到這裏來。有什麼見教呢。那酋長指着排特道。你們把這隻狗賣給我們罷。挨勝聽了。便走到穆耳士身邊附耳低低的道。這排特是賣不得的。如果賣給他們。定規給他們剝着喫的。穆耳士本來是不肯賣的。便對酋長道。這隻狗是很得力。我們要常常參養他。不賣的。那些印度人聽了。便心裏甚不舒服。以為這

些童子違背了他的話。那酋長便從身邊摸出一封信來。這些童子們心裏想着。又是前一回那賊子拿的保薦書了。暗暗發笑。及至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同先前兩樣的裏面寫的。這是印度人的監督。是箇溫良的人。不可加害於他的話。那些印度人見童子們已經看過了信。便都紛紛的跳下馬來。大搖大擺的齊齊的睜着怪眼。看那一大堆的喫用東西。好像眼裏箇箇出火。這些東西都是屬了他們的樣子。這時候。挨勝因要挈物件。到車子頂上去看。猛見裝麵粉的袋解開了口。那放器具的車箱上面的蓋。也突高起來。心裏老大詫異。便悄悄鑽進車簾裏面。走近箱邊側耳一聽。聽得車箱內有些聲音。他趕忙上前。把車箱的蓋。用力的向下一按。按得緊緊的。只聽得車外面有人叫起苦來。挨勝探頭向外看時。原來是一箇印度人。從車外靠箱邊伸進手來。偷取箱裏的物件。被挨勝把箱蓋向下一按。夾住了他的手。痛的了不得。所以叫苦。把手亂拍。弄的車箱上搭鏈兀兀的響。一見了挨勝。心裏喫驚。便道。你不要這樣的頑。我們是奇人。巧得很的。這一句話。是他們的俗話。挨勝道。原來奇

人是會做偷東西的勾當。既然說巧得很。你爲什麼不把手伸出去。那印度人聽了。也好笑起來。究竟挨勝年幼力小。當不得印度人牛一搬的力氣。竟被他掙脫了手。一溜風的跑回自己隊裏去。這一隊印度人見偷不到東西。心裏要想哀懇他們的樣兒。又一時說不出口。只管的走來走去。總不離童子們的眼前。那臉上現出一種乞食可憐的樣兒。好像要這些童子們留他喫頓晚飯纔好。這些童子們看出印度人的心事。却因爲自己弄的喫食不多。只好當做不曉得的樣子。全不理會。那印度人看看沒有法子好想。只有搭趲着各自跨馬揚長而去。這印度人去後。童子們便端正起喫品來。挨勝燒的是肉汁。倒燒的很香。巴拿德聞着香氣。便走過來開鍋瞧了瞧道。爲什麼不放些嚼干芋。挨勝道。嚼干芋不多了。何必這樣胡亂用呢。巴拿德聽了生氣道。這嚼干芋值得幾箇錢。放些算不得什麼事。何苦這樣珍重呢。兩箇人便吵起來。祿孟在旁邊說道。沒有這嚼干芋。我是不要喫這肉汁的。挨勝聽了愈加氣惱道。好了好了。又弄出一箇幫着講究喫品的來了。今天我燒的肉汁。便要我做

主。你阿哥的嘴。如今也太喫高了。巴拿德也不說什麼。就是走了開去。這裏挨勝越。想越不服。便賭氣不燒了。拿着箇杓子。走到天幕邊去張看。見巴拿德好像十分疲倦的樣子。面色很不好。是箇打盹的光景。又見他昏昏沈沈的。口裏好像叫了一聲的娘。又嗚嗚的像哭的樣子。挨勝此刻頓然的觸動思親的念頭。眼淚也撲簌簌的亂弔下來。趕忙回過來。向車子上找出幾箇嚼干芋來洗的很乾淨。放在燒滾的肉汁裏面。海臘摩在旁看見他們的事。便暗暗的歎道。真箇的好孩子呀。這時候便大家出來晚飯。巴拿德還記着肉汁。便走去把鍋蓋一掀。看着詫異道。什麼的嚼干芋。又有在這裏面呢。挨勝臉上紅了一紅。便假說道。這是穆耳士喜歡喫。放下去的。穆耳士便看着他們兄弟吃吃的笑。這一鍋肉汁。大家喫着。倒更覺有味些。這一隊童子。自從離這密索黎以後。已經幾十天了。天時漸漸的暑熱起來。又是一番風景。起初走的荒涼平原。後來是凹凹凸凸的陸鏗山脉。總算都走過去了。無如那所帶的食物。漸漸的少起來。所獵的鳥獸。也就不多。有的時候。提取一種的野狗來做食料。

這狗是野蠻地界內荒僻所在的特產。別的地方是沒有的。他形狀彷彿兔子。又好像是鼯鼠。他的名就叫做平原犬。很可以供食品之用。此刻已走到由泰省大鹽河市。那平原犬就沒有得見的了。穆耳士屢次同路治到天幕旁邊去打獵。連鳥也沒有一隻。獸也沒有一頭。竟沒有新鮮的食品。路治所帶來的這些牛。恰恰都斷了乳。所以連牛奶都沒有了。這時候大家都落得箇空肚皮。倒有一件事。很有意味。原來路上遇見了一隊德國人。或走在前面。或走在後面。這一隊德國人。連糖連鹽。都一概沒有。另外的食物。可想而知。是水盡山窮的了。倒虧了這隊人。雖然是肚子空着。那一股的壯氣。倒還似勇糾糾的。並沒有挫折。一路上還唱些歌兒。你唱我和的好。不熱鬧有興。這些童子聽見他們唱歌。也不覺技癢起來。便也照式的把些軍歌樂歌都唱起來。好像互相應和的樣子。一面走。一面唱。覺的腳底下走的非常輕快。有一天剛在唱歌行走的時候。忽然的走出一箇女子來。原來不是別人。就是緞希。那緞希對他們道。此番一路同走的人。裏面剛纔死了一箇小孩子。話沒說完。這些童

子們便信口的唱起來道。小孩子……小孩子……。紐希道。人家死了人。你門倒高興。把他做歌兒唱。你曉得這小孩是那箇。就是美生的孩兒。昨天你們不是在河裏把他拖起來的麼。原來紐希同這美生的女人。是向來熟識的女友。所以曉得他孩子死了。對他們說的。祿孟聽了。對挨勝道。你抱的孩子。那天不是說有病。如今竟死了。路治的娘聽了他的話。也覺悽慘道。這孩子我也曾見過。只道他病就好的。那裏曉得竟死了。實在可惜。巴拿德心裏想道。這小孩死在這荒野地方。真是他的不幸。爲什麼同我們一路走的。偏出了這些事。心下好不懊惱。便對紐希道。他們既出這事。可要我們替他幫忙麼。紐希道。這小孩明天早上。就要掩埋的。最好你們今晚替他們掘箇墓穴。免得明天就誤時候。紐希說罷。便含着淚。從橫路上走去了。這些童子們便立刻的走去。見美生說明了。美生便找到了一箇地方。在這一條乾涸的河邊。一株大樹底下。掘了一箇穴。完事之後。便回到自己天幕裏去睡覺。到了明天早上。凡有晚上住宿在一處所的人。都到美生車前去會那小孩的葬。孩屍裏了一件

白色的外衣。因爲這平原有水。自然不長什麼花草。好容易找了一朵沙罷汀花。把來插在屍身上。他的娘便仆在地上哭。那美生對諸人致謝了。便把屍下土。路治同這些童子們便一齊的替他築起墳來。大家都脫帽爲禮。有箇老者替他誦經祈禱。葬禮畢了。他的母拿着這支花種在墳上。這些童子想到這小孩還有他父母在這裏。我們的父母隔着不曉多遠。心裏感觸悲傷起來。那挨勝因抱過這小孩。後來又撈救他。此刻更比人家格外傷心些。這美生夫婦便灑淚趕車走了。那紐希也就上路。這時候到加里奉尼亞去的人。漸漸的多起來。其時到大鹽河市。看看已近。如今又有一種可怕的事出來。却是谷休族的印度人。專一打劫行旅的物件。也有車子被他打壞的。也有東西被他搶去的。有一隊裏還被這印度人殺了兩三箇。因此大家都心裏懼怕。便把一路走的人。合做一大隊行走。晚上天幕也接連的張在一堆。輪流的騎着馬巡邏。這些童子和路治本來同在一起。就是紐希父女。美生夫婦。也是聯結做一隊兒。有一天在布利邱哇大鹽河市的中間一片砂礫地方。那地上有

一種泉水。含着毒質。是不能飲的。地上也沒有牛馬可喫的草。這荒曠的地方。就是谷休族印度人出沒的所在。所以大家不敢在此地住宿。都踏着那慘悽悽的月色。拚着走路。那些牛馬到一樣的走路。這排特是夜裏沒有走過路的。便覺詫異。只管的吠叫起來。這叫也是無心的。看看走到夜深時候。人畜都有些疲倦起來。那些女子小孩都在車上睡着了。趕車的人把鞭子打在牛身上。那牛好像也不十分理採。走的漸漸的遲鈍起來。忽地裏不知爲了什麼事。那放行的牛。都飛跳着。四散奔逸。連着那拖車的牛隻。也跟着亂撞亂跳。趕車的人大聲的呼喝禁止。那些牛發了性。那裏還止得住。只聽得一片喧嚷之聲。那一隊車子東翻西覆。又夾着兒啼女哭。鬧得箇沸反淫天。究竟是什麼緣故。想來是谷休族的印度人到了。看看戰事就在眼前。大家都震動得極。這童子隊裏泰古嗎利兩條拖車牛。也隨着奔跳。把車子登時都攙翻了。坐在後面的巴拿德。便從車上直跌出來。海臘摩和挨勝趕忙跳下。要來扶這車子。不經意的時候。忽然橫向裏面跳出一箇人來。鐵塔也似的身材。又長又

黑。這挨勝本來是喫驚的了。見了這樣一箇人。便渾身打戰。頭髮寒毛。都根根直豎了起來。也不及細看。趕向倒的車子裏面摸出手槍來。那曉這又長又黑的人說道。這樣不好走的路。生平沒有碰到過。挨勝聽了。定睛看時。原來不是什麼怪物。却是美生。因爲牛亂奔起來。所以跳下車來拖住牛隻的。挨勝此刻纔放了心。倒嚇出一身冷汗。海臘摩穆耳士等也過來和美生大家把車子扶起。把牛也牽制定了。這鬧了一番之後。此刻倒的車子也扶整了。逃的牛馬也趕回了。跌墜的什物也都收拾好了。倒覺得四下裏寂靜無聲。不見什麼變故。便大家根究這跳亂的原由。又沒有見谷休族的印度人。又沒另有怪物出現。到底怎樣呢。揣度起來。大約月光照着車牛的影子。那牛隻不曉得什麼東西。陡然見着。便喫驚亂跳。那大衆的牛。都跟着跳起來。所以有這一番的空喧鬧。隨後大家當作笑柄。過了幾天。到了八月某日。這天早上天氣很晴爽。前面有一條溪水。叫做移民溪。本來天天望着大鹽河市。這一天便遠遠望見了市屋的樣子。大家喜歡起來。這溪的西面地勢。漸漸的高起來。高到

極處。尖峯矗立。上面還明光光的帶着些積雪。山勢由東面迤邐下來。便南北開展起來。下面有一片廣地。地上有幾條河流。水也十分活潑。草木也茂盛得很。景色甚好。這就是叫做大鹽河市了。這一條大鹽河。本來河水可以煮鹽。這市面就在水的大河旁邊。這市上有箇木耳門教的人。他們立箇教堂。也算是市上的勝景。當年的大鹽河市。比不得目下的情形。自然是很小的。這些人三箇月以來。也沒有見過市村。此刻見了叢叢的樹林裏。藏着白色塗的房子。不由的想着喜歡了不得。過了溪。有一條路斜陡。頗爲險峻。大家都小心走過了。到了大鹽河市的旁邊。見了路旁的穀實果實。十分繁茂。看着。各人都都增些生趣。甚爲快樂。市的外面。有許多人聚起了車子。搭着天幕。都漸歇下來。這地方新鮮的肉。做麵包的粉。以及新鮮菜蔬。件件都有買處。這些童子買到了這種種食物。喜的手舞足蹈。便拿回來燒着大眾喫。局心裏想走了這許多路。那加里奉尼亞地方。也漸漸的近起來。想着愈加快樂。把路上遇着危險的事。以及意外的事。都好像卸了重擔一般。盡忘懷了。大眾到相近一

箇公園前面去看景致。又看着公園旁邊住着些人家。都父子兄弟團聚在一處。不覺又想到自己都離鄉背井。寄身在天幕裏。由不得動了思鄉的念頭。海臘摩看着他們歡聚的樣子。道。我們那得也移家在此地纔好。挨勝本來情深的人。未免思鄉更甚。這一晚因疲極安歇。都睡得很熟。鼾聲四起。直到日光照着。方纔起身。出外看時。那繫在車上的牛。一條都不見了。大眾驚慌起來。想着總是被人盜了去了。但是什麼夜間的聲息全無。這偷盜的工夫。真是神出鬼沒的了。只落得大眾歎息懊惱。做一堆。巴拿德忽然道。我們的排特到那裏去了。倘然是果被賊人盜了牛去。排特沒有箇不吠叫的。排特一叫。我們豈有箇不驚醒的呢。挨勝接着道。不錯呀。但是我們這排特爲什麼不見了。便四下去找。那裏有箇排特的影子。挨勝平常只要吹起口笛。那排特便聽着直奔的前來。此刻挨勝也照樣的把口笛吹了又吹。總不見排特來到。便跌脚道。不好了。排特一定也被賊人偷去了。

第八回 溪漲

這些童子遇着這等很爲難的事情弄得手足無措。穆耳士和海臘摩趁着他們沒精打采。在那裏燒飯的時候。便出去尋覓一路的牛跡。想跟踪去找着這些牛隻。去了很多的時候。依舊垂頭喪氣的回來。面色發青。一無所得。聽見這件事的人。多說這多是木耳門教的人偷竊的。這一宗人。生就非常惡根性。比那印度人。更兇悍幾倍。不但竊那牛馬。并且有時把人都偷去殺掉了。不算什麼事。這些童子。昨天纔歡喜了一天。今天便愁眉苦臉起來。看着這滿裝的車子。沒有牛馬。如何拖拉得動。便不能上路了。愈想愈惱。這一頓飯。也是食不下咽的了。那年紀最小的幾箇童子。便都哭起來。這時候。大家同行的人聽了這件事。總有些關切。便都來看問安慰他們。有的牛多的人。便情願借給幾頭。好拖車上路。那路治雖然牛隻也被竊去了幾條。究竟爲數甚多。不在意內。便走來對巴拿德們說。他的牛還多着。儘可以借幾頭給你們拖拉車子。不必着急。巴拿德們聽了。曉得牛有借處。心也安了。這些童子們本來防不到這牛隻被人竊去的。此刻倒長了一番的見識。挨勝是箇直性的人。自己

倒很大意。沒有防備。每每嘲笑人家說。你們這樣的好睡。仔細東西被人偷去。人家聽着他這話。總是心裏不快活的。此刻這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自然人家也要把些冷話來嘲笑他。那曉得明天聽見這嘲笑挨勝的人。晚上也不見了一匹馬六頭牛。也不去管他。穆耳士就把這失牛的事報告了木耳門教中的警察。警察也不過照例的走來問着車子天幕一切等類。有無移動的痕跡。問了幾句。也就去了。到了第三日這一天。穆耳士同海臘摩挨勝三箇人。到市上往來查探這失去的牛隻。這時候挨勝離掉了兩人。獨自一箇從叉路裏走過去。眼睛邊猛見一所草屋。漸漸走近。見屋子天井裏有許多花開着。花底下有一箇猫子。在那裏一聲聲的叫着。階石上面有四五箇淡茶色頭髮的小孩子。在那裏頑耍。挨勝看着。未免又想起家來。忽然見裏面走出一箇女人。臉上很憔悴的樣子。走到門口來對挨勝道。你莫非要來同這些孩子頑麼。挨勝道。倒驚動了老婆婆。我那裏好進來同你們這孩子頑呢。只是我有一件事相懇。這天井裏的花開的很好看。要求給我一枝。不曉得能夠不能

夠。正說的時候。聽着裏面有狗吠的聲音。很像是排特。無如看他不見。同時又聽着裏面有男子喝人的聲氣。又有婦人的哭聲。這不要說。想是這家的人吵嘴。那挨勝面前女人心裏。似乎應許了。便折了一枝花。遞給挨勝。忽然屋子裏窻子砰的推開來。露出一箇男子的頭面來。眉毛長得低的很。面色漆也似黑。怒容滿面的道。這叫化的東西。你們同他說什麼。快替我趕出去。挨勝向窻裏一望。看那男子身旁。還站一箇婦人。也是形容憔悴得很。挨勝因受了這男子的呵叱。心裏老大生氣。便弔過身就走。口裏罵着道。這木耳們教的賊。這些婦人想來都是他的妻室。原來木耳門教的人。一箇男子。往往娶着兩三箇的妻房。所以美國把這些木耳門教的人都瞧他不起的。挨勝走着說着道。這一箇男人。可以有兩三箇妻室。在我們國裏。便踏破鐵鞋。也是找不出來的。一路想。一路走。已到這茅屋的後面。只見一帶籬笆。籬笆裏面有箇養牛馬的柵。那柵裏面有八九頭牛在那裏喫草。從籬眼裏細細的一看。那泰古嗎利斯且同向路治借來的一隻牛。都在裏面。挨勝又喜又驚。連忙轉身從叉

路裏走。也不管是田是溝。連攆帶逃。飛也似的。從原路找着了海臘摩穆耳士兩箇人。這海臘摩們正在路旁歇脚。猛見了挨勝氣急敗壞。兩眼爍爍有光。直奔前來。不曉爲了甚事。大吃一驚。穆耳士忙問挨勝道。有什麼事。急到這箇樣子。挨勝走的氣却喘不過來。只用手指着道。那邊……那邊……海臘摩道。那邊怎樣呢。挨勝急的一時說不出來。只用手指着。海臘摩們便只得從他指路上走去。挨勝跟着。到了草屋後面。向籬笆裏一看。他們兩人也明白了。穆耳士道。我們有兩枝手槍在這裏。不怕他。儘着進去。海臘摩便拉破籬笆。直闖進去。只見那黑色的男子。從房裏直跑出來。口裏嚷着有賊……有賊……手裏拿着火槍。向着他們。這時候男子的後面一箇婦人。兩眼還哭的紅紅的。想是先前與他角口的婦人了。他便對着穆耳士們說道。你們不要害怕他。這槍是空的。那男子不覺大怒。回身走去。趕婦人。婦人已經逃了進去。這邊海臘摩們趁空走到柵裏。把四頭牛都解了下來。正要牽出柵來。那箇黑男子又到。便把柵門的橫木門住了道。你們敢偷我的牛麼。海臘摩道。你仔細看

看。這牛須是我們的。你纔真是偷牛的賊。那男子兀自的閃住了橫木。海臘摩們走不出柵來。穆耳士便拿出手槍擬那黑男子的頭部道。你放不放。倘若不然。我就開槍。打穿你的腦袋。那男子看見穆耳士手中拿的槍。是新出的。不覺的心裏懼怕。只得將身子閃開。那穆耳士們把牛牽出了柵。便一逕回來。那男子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沒有法想。這穆耳士們回來。大家歡喜的了不得。一起同走的人聽見了。也替他們歡喜。巴拿德忽然的皺着眉道。這事不好。此刻那男子因衆寡不敵。所以暫時讓了我們。他必定心裏不甘。恐怕總要來復仇的。倒不可不防備他們。路治從身邊掣出手槍來道。有這槍在。不打緊。我總能對付他。憑他木耳門的賊來多少。總不在我的意中。路治雖這樣說。那童子們究竟膽小。想着總不如趕快上路。早早離了此地纔好。便恩恩的預備了。就動身走路。只聽得市上的人說着。這些童子們上了路。恐怕那木耳門教裏的人。要來攔路報仇。也說不定的。看官。你道究竟這木耳門的人。想報復不想報復呢。只因那男子雖然看這幾箇童子都不在心上。後來曉得他們

一路同行的人很多。恐怕自己不是對手。只得罷休。不要說是不敢追上路來。就是打從他門前經過。他也不敢探頭來望一望的。所以他們坦然的上路。一無阻礙。正走時。猛見一隻狗直奔過來。近看時。原來就是排特。挨勝連叫排特。那排特聽見了。便直跑過來。這箇身邊跳跳。那箇身邊攢攢。十分歡喜的樣子。可見這狗也是同牛隻一起。被那男子偷去的。挨勝先前聽的狗叫。像是排特。果然不錯的。走過了大鹽河市之後。又是些荒涼地方。草木也漸漸的稀少。泉水也有溫的。也有冷的。可惜都含着毒質。不能入口。一日。晚上歇宿。車上的馬。又有人來乘隙偷竊。却被路治看見了。立刻放槍追趕。那賊心慌。拋了馬匹逃去。路治方把馬拉了回來。巴拿德在夢聽見槍聲。知道有賊。便跳身起來去趕那竊賊。只因心慌。不及穿着皮靴。赤着足狂追。被那棘刺戳破足心。疼痛難走。路治因看着巴拿德脚心受傷。便道。剛纔偷馬的賊。就是箇跛脚。巴拿德道。啊呀。不是筑迎先前說一箇跛脚的把他遺棄下來。現在你說跛脚的。定是此人。這人本是箇做歹的。凡有做歹的人。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的。如今暫且不表那竊馬的究竟是不是棄去筑迎的跛脚。且說那童子們走了一程。已到千泉谷的地方。你道這谷怎麼的樣子。原來兩面都是高山峻嶺。中間夾着又長又狹的一道溪澗。那水直衝下來。勢力甚猛。把澗底愈衝愈深。那兩邊的山壁立的高到幾千尺。所以這谷的形狀。酷像一箇凹字。那童子們走的時候。還沒有別條的路。只有從這溪澗上徒涉過去。那童子們此刻便把人和車子排成一線。接長了。一步步的在溪裏走到最凹的地方。仰首一望。好像在井底一般。日光從上直射下來。這一走不打緊。那童子們便要大喫虧了。怎樣呢。一行人走了四五里光景。大約溪澗已經過了一半。時已午後。頓然西面起了一片黑雲。倏然下起大雨來。這溪澗的水便暴漲狂衝下來。如何喫得住。正在想着。那大點的雨已直打下來。更加狂風從山直捲而下。雷聲震的和山崩地塌一般。那童子們此時也沒法好想。只有趕緊把雨衣等穿着好了。只有向前走去。那雨和傾盆一樣。牛馬背上就同瀑布般的流淌下來。這時候。路治心裏想着。我們年壯的人。還不要緊。這幾箇童子如何禁得

住。總要鼓勵他們急急的走出了這條路。纔有法想。所以緊緊的催着童子們奮勇快走。這些牛馬本來走的疲乏的了。又是山上逆風劈打過來。那裏還走得上。偏是天空又愈加黯黑。雨勢更猛。那溪澗上流頭的水。同奔馬一般。直衝下來。一霎時。牛面和人。都一半泡在水裏。那水又暴又急。地面又窄狹。立時的激怒起大浪來。路治的牛羣。已經被急水衝散了。失去了好些。那牛繫在車上的。連車連牛也捲翻了。在急流裏亂滾。看看這一起的人。都要被這溪流淹死的了。

第九回 肺熊

暴雨的勢雖猛。究竟不能下久。少時雨漸漸的稀小了。雨一歇。那水勢也就平了許多。此刻那些童子們。方一箇箇的好像從昏迷中蘇醒過來。這彘去的牛馬。衝倒的車子。不必說了。幸而人却沒有受傷。巴拿德們的牛馬。尙沒有損失。那路治的牛羣。已經十份中只剩了幾份的了。只得略略的收拾了一收拾。便仍舊向前進發。將走到了溪的盡頭。只見衝倒的車子。淹死的牛馬。都聚在這角子上。巴拿德們尙算僥

倖。渡過了這條路。便是一片沙漠。那童子們便揀了一處。把天幕張了。周圍一看。那
級希的父女們。和那美生夫婦們。都已經把天幕支搭在那裏。原來級希們先一天
走。所以沒有遇到這危險。從此又走過了南白太省。澳汀陸坡。以古辣那特山脈。抵
擺薄爾山麓。這時候已經是九月中旬。由這裏前進。隱約見那蜃市出現。把到加里
奉尼亞的人。都返照在空中。一隊隊的過去。煞是好看。這地方一面全是沙漠。此刻
汽車來往。已經成了孔道。當那箇時候。却滿目荒曠。頗不容易行走。這童子們隊中
的太古牛。又害起病來。也只好同從前穆耳士的小牛一樣。都棄掉了。算來自己的
牛只餘兩頭。實不夠用。這時候路治的牛。因前在山澗中雨水暴漲。把牛糟蹋了不
少。目下他的牛羣。也爲數不多。他經了這一番的大創。也不肯再把牛隻借給他人
了。沒有法子。只有把兩頭牛輪流來拖那車子。如何能走得動呢。行路愈加遲鈍了。
漸漸望見西拉山脈頂高的峯尖上。已經白皚皚的堆着積雪。這雪水融化下來。流
成了小河。十分澄澈。四圍的草木。得了滋潤。也長得青翠可愛。此地早見了許多人。

在那裏開掘。要找尋那金沙的來脈。只要過了此山。就是加里奉尼亞了。那童子們陡然的歡舞起來。便是牛隻拖車遲緩。也尙無礙於事。他們將要過盡南白太省的沙漠的時候。已經是九月將盡。白天日光照着。還有些燥熱。到晚間便很覺得寒冷。天幕的外面。居然積水也凝成了薄冰。那童子們在天幕裏面。就算有墊着牛皮。蓋着氈子。寒氣緊逼。便都覺瑟縮起來。一天天下去。那寒氣愈覺侵人。着實有些難受。幸虧樹林甚是茂盛。攀些樹枝下來。用火燒着。大家圍向着睡。稍覺煖熱。這山谷裏面見了好些農人。開闢着幾畝地。種起些穀麥菜蔬。倒覺得他很自快樂。因這山裏面有人拾着了芥子大的一粒金沙。大家見了。都道礦山的金脈出現。便都來開掘。遠方的人也絡繹前來。張着天幕歇宿。一天有一箇農夫看見了。對那童子們道。你們這樣輕輕的年紀。也到此地來開採金沙。大家都稱爲稀罕的事。當作新聞傳說。將來你們開掘得金沙積起來。想你們也沒有什麼花銷的地方。到那時你得了彩。滿滿的捆載而歸。須要送些我們用用可好麼。海臘摩聽了笑道。這箇自然。我們如

果多掘些金子回來。定要奉送做箇土儀的。說着又笑起來。巴拿德便轉問道。你們在這裏種植些什麼東西。可肯售賣的麼。那農夫道。我們種的多半是嚼甘芋。起初也種些玉蜀黍。因到加里奉尼亞地方去的人。見着連根都拔了去。竟弄得一乾二淨。況是現在天氣寒冷。這玉蜀黍也不能種的了。巴拿德道。據說來。難道到加里奉尼亞去的這些人。竟把你的玉蜀黍都偷去了麼。那農夫道。也不是偷竊。這一起人亂嘈嘈的。又夾着些牛馬。先是一羣羣的都被他踹踏倒了。又加些婦人們孩兒們。都來你拔着。我折着。盡行糟蹋掉了。穆耳士道。現在我們沒有來糟蹋你的東西。你賣些給我們。總該可以麼。那農夫道。我們種的東西。本來是不賣的。我又不是販賣菜蔬的人。但是你們這些童子們到此。實是難的。很可愛的。既然你這樣說。我們把已經收藏在那裏的嚼甘芋。賣些給你就是了。巴拿德們便買了幾觔的嚼甘芋。這是巴拿德最喜歡喫的。所以格外歡喜。這一晚。就抵莊在西拉山下歇宿。這地面空氣寒冷得很。旁邊樹林叢密的裏面。流出一股清泉。汨汨的響。看着景色頗爲幽靜。

便張起天幕來。拾些枯的枝葉燒起來。取些暖氣。大眾覺得很爲舒服。海臘摩道。這地方。那怕叫我們住一輩子。也很快活的。正說的時候。忽聽得幕傍松林內不曉得什麼東西。大聲的叫了一聲。那叫聲甚爲可怕。衆人大驚。正張眼看時。陡然的松林裏面跳出一箇大動物來。徑向這生火的地方直衝過來。把那些帶火的樹枝。都飛散開去。那童子們嚇的魂不附體。向傍邊拚命跑逃。那筑迎走的畧畧遲了一步。被那動物的爪。帶抓了一下。便喊叫疼死人了。連哭連跑。看那動物已直搶過去。奔向山中。登時不見。那些童子倒嚇怔了。眼睛瞪着。半晌還呆呆的。說不出話來。到後來稍稍定了點神。便你看我。我看你。猜疑究竟什麼東西。有的說是像箇象的樣子。有的說是隻猛虎。有的說恐防不是虎。還是山貓。海臘摩道。這幾樣都不是。據我看來。恐怕是獬狒。穆耳士道。我倒知道了。不是別的東西。定是一隻野熊。這時候筑迎呆仰着臉。爪傷的地方。正痛的利害。聽了這說。便牙齒兒碰得格咧咧的響道。不錯不錯。正是熊。方纔他腿子在我身上擦過。茸茸的是箇熊的毛兒。大眾猜測的時候。遠

看那獸已攙到那邊山角裏去了。又聽得接連的幾聲火槍響。愈加驚疑。便都奔過那邊去看。別家的天幕裏也走出好幾箇人來跟着同去。到了深林中。一箇小小的缺口一望。只見有兩箇也是到加里奉尼亞的人站着。旁邊一樣黑色的東西倒臥在地。一箇人搶過去問道。打倒什麼東西。那一箇道。是隻野熊。被我用槍打死了。只見他們兩箇人拿出刀來。把這熊的皮割剝下來。這時候筑迎受着熊的爪傷。驚魂未定。看了這熊。又兀兀地發起抖戰來。嘴裏叫道。毘羅稗司……毘羅稗司……那邊的人聽見了。回眼看時。喫驚道。你不是筑迎呀。爲什麼到這裏來呢。筑迎見了這兇人。心裏更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那旁邊穆耳士。便挺身出去問道。你怎麼把這孩子半路上棄掉了。你不是有意的顛弄他麼。那毘羅稗司聽穆耳士說到這話。直刺他的心坎。便張着眼。說不出什麼話來。本是無可置辯的。他却換了一副嬉皮笑臉的樣兒道。不是我把他棄掉。你們那裏來這箇好同伴呢。如今也不必說了。這熊被我們打死的好好。你們也來幫箇忙。把他開剝好了。燒煮起來。可以大家喫嚼。

豈不好麼。這些童子心裏想道。你這賊。就是不說筑迎的事。我們還要問你別的事哩。今天不必說。且弄些熊肉來喫了。也好。到明天早上。正要和你談談。爲什麼要偷我們的馬匹。此刻便把熊剖割了。那毘羅稗司分了好些熊肉給這些童子們拿回來。便養喫了。一宿無話。到第二天早上。便向各天幕裏尋找。處處找到。那裏有箇毘羅稗司的影兒。眼見那偷馬的事。沒有處着落的了。有的說。這箇人沒有到天明的時候。已起身先走了。那童子們也曉得他心裏坐虛。怕得人聞他偷馬的事。所以悄悄的先跑了去。只有拉倒的了。這一行人走過了山麓。便是阪道。過了阪道。便是加里奉尼亞省了。當時有一句話。說這地面是黃金築起來的。有幾十條的河水流通。最是便利的所在。那童子們到此。算已經達到目的。你想歷了二千多英里沒有開關的路途。這幾箇童子。不避艱險。同出去打仗一般。竟把他打勝了。把這長途跋涉的肩責。從此可以輕輕的卸掉。只要預備開採的事件就是。這一喜真是無以復加。描摹不出。凡到了加里奉尼亞的人。那一箇不歡喜到極處。惟有這幾箇童子。實是

難得的很。所以格外的興高采烈。這時候作書的人。倒不替他童子們快活。還替他着急。你道爲什麼呢。他們這擋兒上。喫食也漸漸的罄盡了。天氣却一天冷似一天。不能不趕緊的辦事。要把這金砂得及早開掘纔好。他們便在羽根河的一條支流旁邊。佔了一箇地方。便動工開掘起來。那裏曉得這條河到秋令裏便水漲起來。一到冬令。便冰凍的和鐵石一般。所以不能不趕早開掘。這些童子出來的時候。自然身邊還多帶些錢。到了目下。所剩的惟有些做麵包的粉。也不過幾十觔了。醃的豚肉。看看喫盡。計算帶來餘下最多的東西。只有些豆子。這些豆子。是臨行的時候。父母們都叫他們要多多的帶着些。當時還暗笑着。莫非叫我們到加里奉尼亞去販豆麼。那裏曉今天看起來。究竟是年紀大的人。見事到底周到些。此地豆的作用最多。倘若是要購買。這豆價錢是很貴的。此外所帶的咖啡。此地買起來。價也是最昂的。還有牝牡牛隻各一。更有匹老馬。以及掘地的鐵鍬鐵鋤之類。并隨帶的臥具。他們現有的家私。不過如是而已。所希望的。腳底下泥土中。不曉有幾千萬億的金子。

但是總要掘出來。纔能作准。這樣看起來。如何叫他們不要趕緊開掘呢。這地方附近。都是礦丁布散着。那裏面一帶所在的地名。倒甚是可笑的。也有叫鬼淚河。也有叫一目小子谷。有一座山名叫雷臍山。聽了很爲奇怪。這些童子們商量着。如果合聯在一起。反爲不好。不如分作數處開採。容易見功些。所以他們同路治便彼此分投去幹的了。海臘摩對路治道。我們同你。雖然分作兩起。你據在此地。叫我到那裏去呢。據我看來。還是你到別處去找地開掘。我們好在此處興工。路治道。嚩。你們要在此地麼。可是你們每天每一箇人要貼我兩翁士。纔好讓你。挨勝道。呵呀。一箇翁士十六大拉。兩箇便是三十六大拉。要這樣的貼你。真是笑談了。路治本來信口亂說着頑的。見挨勝認真。便連連轉過來。便讓了他們。聽說美利加河邊。礦最多。便別了巴拿德們。往那邊去了。路治去了之後。這些童子。便又商量分掘的話。到後來議定。還在一處開掘。但須分做三起。巴拿德和挨勝合做一起。海臘摩和祿孟合做一起。穆耳士和筑迎合做一起。那一起發掘起來的金砂。就歸這一起的人。都有界限。

清清楚楚的。議定了。便各自動起手來。因初到此地的時候。看那地面。彷彿像有金氣。所以把這塊地佔住了。竭力用鋤鋤把土挖掘起來。用篩子篩下來。看看中間有多少金砂夾着。那曉得金砂竟是難得的。很。一天又一天。只得把生豆咖啡合人換些食品來喫。豆和咖啡都漸漸的少去。那金砂倒一粒沒有見面。篩下土來。都是些碎石子。竟成了失望的樣子。看看有金礦的句話。是箇空的。並沒有這箇事。不是的。如果真箇空了。這到加里奉尼亞的人。何以有這樣的多呢。況且大家毅然決然的跋涉了二千多里的路。冒了許多危險。好容易來到此地。難道就這樣的空手回去了麼。這是斷斷不然的事。只是一層。大家看着有金脈的地方。自然是箇箇想佔據開掘。倒不如還是認定了一處。不要因一時開掘不出什麼來。就冷了心。也許這砂金蘊藏最厚的地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開掘見效的。過了幾日。海臘摩正在篩土石的時候。忽然喫驚道。啊呀。這是什麼的聲音呀。大家趕過來一看。原來那細石子堆裏。有一塊黃色的東西。拾起看時。却是一粒砂金。有烏卵大小。海臘摩喜的手舞

足蹈的道。這開掘的第一彩。竟爲我們兄弟得着了。大家看海臘摩已得了這大塊的砂金。便愈加心裏熾熱起來。拚命的各在自己所認的地段裏開掘。後來穆耳士也掘得了豆也似大的一粒砂金。比海臘摩先前所得的砂金。自然相形見絀了。祿孟見了笑道。這一星星碎砂金。算箇什麼呢。此後每人或一天。或隔一天。都掘出些砂金來。大小不等。其時聽得路治掘出的砂金。不過僅夠敷衍喫用。沒有多餘。倒是這些童子連天發掘篩羅。總計起來。所得的砂金實也不少。纔曉得說是沒有金礦得話。是假造的。那童子們把每天掘得的砂金淘洗乾淨。到晚上用戥子戥了分兩。記寫清楚。因這樣的採得興旺。就大家興高采烈。把辛苦一概都忘懷了。什麼手酸。什麼腰疼。什麼背痛。這些種種的病也顧不得了。拚命的開採。起初海臘摩得着了大塊的砂金。以爲他所得總比別人家多些。那曉得到了此刻。同人家比起來。自己翻覺的少。他心裏想着奇怪。有一天巴拿德開採的時候。和豆子大的金塊積連的得了好些。海臘摩看見了。不覺的連聲稱歎道好。過了幾天。挨勝掘起一塊砂金來。

比海臘摩先前所得的愈加大了些。益發的羨慕起來。口裏雖然羨慕。心裏却不免的暗暗妒忌。便自己不要命的把鐵鋤亂掘。一天正在用力的時候。忽聽得豁喇喇的樹林背後一座小山上一片聲響。海臘摩指着喊道。啊呀。不曉什麼東西從山頂上滾下來了。穆耳士拄着鋤一看。大驚道。呀。這不是一箇人。和小車從山滑下來麼。那還了得。

第十回 崩雪

仔細一看。果然是一箇人。同小車滾了下來。定睛看那人時。是箇極熟的面貌。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步修。大家趕忙上前去扶住道。步修。你爲什麼從這沒有路的山上跌將下來。跌壞了身子沒有。步修停了一停。用手拭着額上的汗道。我與你們別了好幾時。我本想來找尋你們。却不道走到這山頂上。竟沒有了路。一箇失脚。連車子滾了下來。累你們受驚了。說罷。上前來和這些童子們握手道好。那童子們無意中遇見了舊友。甚覺喜歡。巴拿德問步修道。你的牛到那裏去了呢。步修不覺眼淚汪

汪的道。我的牛路上死了。沒奈何只得自己推着小車走。說着又問他們這幾天開採得的利市。想必不少了。海臘摩們道。我們不過盡我們的力量。做着罷了。步修對海臘摩道。我看你是箇最愛勤勞的人。所以臉上都瘦得這樣了。海臘摩笑着不說。在別人到了加里奉尼亞。都一心一意專注在開採上。忙的了不得。獨有步修。還是照常的模樣。和他們談談。有時唱着歌頑耍。這一晚便住在這童子們幕裏。到夜間。步修便一箇箇問他們別後的事。曉得了。也替他們歡喜。他們便說到紐希父女們。起初採了許多的砂金。存在一家銀行裏。那裏曉這家銀行靠不住。把這一宗的金子。竟失掉了。至於美生。還仍舊的樣兒。後來又談到跛脚的人。我們又遇見了。步修道。那跛脚名叫什麼呢。挨勝道。就是昆羅稗司。步修道。原來就是他。我剛纔聽得在那邊哄騙人家。說是他有開礦的祕訣。送了他錢。就可以傳授的。這昆羅稗司自己。尙且採不得多少的砂金。如何能夠有祕訣教人呢。原來他不教人什麼。是教人一箇偷懶的法兒。他道你們用兩手端着篩子。整天的篩着。豈不要辛苦死了呢。教他

們用箇木筐。把篩子放在木筐裏面。繩掛着。只要拉起來。那篩子裏面的土和碎石子都下來了。不是又快又省力麼。就是這箇。算是他的開採祕訣了。談了一回。那童子便說到天氣寒冷。這天幕裏面睡着。有些喫受不住。如何好呢。步修道。不但寒冷。倘下起大雪來。把天幕壓塌了。豈不是葬在這雪地裏麼。總要造一間小小的屋子居住纔好。那童子們聽着道。果然不錯。到了明天。步修要往別處。便和他們作別。童子們送他出去。步修又問道。你們喫的東西。可還夠麼。童子們道。都還夠喫。步修道。此刻已是將近十一月的光景。大雪差不多要下來了。你們要造築房子。也須要趕緊預備。大家都說極是。別時依依不捨。直望他不見了影兒。纔回過來做自己的事。他們聽了步修說須要趕造屋的話。想着甚爲有理。便決意辦料興工。但是此地既沒匠人。又沒有購買木料的所在。這造屋是很不容易的事。就算木料有處可以買得。價錢必然昂貴。那裏一時能開掘這許多的金子。來供造屋的需用。然而立意要建築這房子。只有拚着心力做去。暫時把這開採的事停了一停。大眾把所帶來的

斧子鋸子磨礪了一番。去從森林裏面伐些木植。始而把樹伐倒了。削去根株枝葉。把來捆束了。備做燒火材料。這樹幹便運在車上。叫牛拉着。過了幾天。那積得木料也就不少。就近揀了一塊的地。動手把木植搭起來。先四面立了柱子。架了樑。屋頂四壁用板片釘着。又開了幾箇窗牖。海臘摩平日看看木匠造屋的時候。本來的處處留心。此刻做起來。究竟胸有成竹。做的很有頭緒。很爲靈便。他自己想這建築的事。果然做的比人家精工。何以開掘砂金。終在人家的後頭呢。看着旁邊擺着篩子。不覺心內忿恨。有一天穆耳士剛是一覺的睡醒來。忽聽外面有叫他的聲音。心裏詫異。這時候那裏有這箇的聲響。便起身悄悄的往外一看。原來是海臘摩一箇人。在河邊掘土。一面用篩子篩着。旁邊排特也在那裏東望西走。好像也有些驚懼的形狀。穆耳士對海臘摩道。什麼你這時候。便起來幹這事情。海臘摩道。說也奇怪。我剛睡着去。便夢見這河邊有許多的大金。醒來且走到此地試驗試驗。究竟有砂金沒有。穆耳士把手搭着他肩膀道。你這樣的勞力過度。是要害病的。真箇是害起病

來。却怎麼好。海臘摩道。這倒不要緊。這命是我自己的。穆耳士道。命自然是自己的。我以為過了冬。轉眼交春。日子正長。何必在這時候急急的呢。正說的時候。巴拿德也醒了。把毯子裹一裹身子起來。聽那天幕外面的話。那挨勝在睡夢。覺的身子發冷。便含糊叫道。怎麼你把毯子拿到那裏去了。我好冷呢。巴拿德聽了。便轉回身子來。依舊睡下。那穆耳士也就回來。對巴拿德道。海臘摩好像夢魘一般的。在那裏癡攏哩。說的時候。風聲驟發。加了幾倍的寒冷。海臘摩覺的也喫不住。只得也回轉天幕裏來。此後一天天建造屋子。看看將完工。就把天幕的布拆開來。做了窗簾。車子上的板卸下來。又添些板片。做了睡的牀榻。挨勝便發議道。這屋子造成了。我們就名做薄斯敦。因穆耳士是薄斯敦的人。旁人往往認錯說我們是薄斯敦的童子隊。這薄斯敦地方。在美國要算風俗最好的都會。新屋子也起了薄斯敦的名字。豈不好麼。一日大眾都在這薄斯敦屋裏。忽來了一箇帶紗帽的人。穿着紅色的衣服。面頰上長着蓬蓬鬆鬆半臉灰色的鬍子。背着鐵鋤等類。到這屋子門口。把背的東西

放下。便對童子們道。諸位請了。挨勝和祿孟。把這人仔細看了看。還急急的對兩箇哥子悄悄的說道。這就是說的那箇跛脚了。巴拿德便對這人道。你是昆羅稗司麼。這人聽了。把手放在桌上道。嚙。你們倒還認得我。海臘摩道。你到此來做什麼。昆羅稗司道。我沒有別的。我特地看看你們新蓋的屋子的。兼之我另外還有件別的要事。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看看道。我要來找箇孩子的。穆耳士道。他來找什麼孩子呢。巴拿德道。那自然是筑迎了。那筑迎正在河旁開掘。聽見說他名字。便飛跑過來。一見了昆羅稗司。嚇的縮做一團。趕忙把身子藏在穆耳士背後。以爲昆羅稗司不見他的了。那曉得早被他覷箇清清楚楚。心裏暗暗好笑。仍看拿着這張紙說道。一箇醫生叫做奇亥耐斯。他是伊黎璫省法米黎奧郡的人。他有箇妹子。嫁在近地華古而郡地方。不幸的死了。留着一箇孩子。寄在奇亥耐斯那邊撫養。這孩子的家裏。本來有錢的。倘若這孩子還在。這錢自然的都應派他承受。倘若這孩子不在呢。這錢就歸了這醫生了。穆耳士聽了。曉得他又是騙人的伎倆。便道。我曉得了。

這孩子就是筑迎。奇亥耐斯我也平常曉得。是箇馬醫。不待你說得。你們已經騙他到加里奉尼亞來。哄去了好些錢文。今天又想着方法來哄誘他。究竟是什麼的打算。定要欺凌他。這昆羅稗司本來是箇兇人。那裏把這些小孩子放在心上。這些童子們也曉得是要他不過的。這開礦的地方。是極寬闊的。這些童子們便同聲大喊起來。有的說他是盜馬的賊。有的說他是拐騙孩子的。那路人聽了。也都圍攏來。昆羅稗司此刻見他們把他的隱事都喊叫了出來。又見有人走近來。心裏驚怕。便拔起腳來就走。那排特聽着人聲亂起來。便一面叫。一面追。昆羅稗司一看。是他畜養的狗。便罵道。你這沒良心的狗子。連舊主人都忘記了。原來昆羅稗司爲人最兇最吝。那裏肯好好象養這狗。此刻排特見了他面。愈加的狂吠起來。昆羅稗司只得急急的跑走了。過了幾天。已是十一月天氣。交了冬令。高山頂上常年有雪。是不必講的了。此刻連小山頂上。都有積雪。有一天早上。挨勝覺得那冷氣刺骨攢肌的。把人從睡夢抖戰醒來。擦着眼。望窗外一看。連叫道。那雪已落到地上來了。大眾被他喊

覺都向外望時。那滿地已和鋪着白麵的一般。樹枝都被雪壓。垂倒在地上。不得伸張起來。穆耳士着了。倒躊躇起來道。今天要到那士來其。好去不好去呢。原來這那士來其的地方。是箇小市。係步修指點他們的。離此有五十里遠。要購買食用物件。不到這箇地方。別處沒有買處。要預備着禦冬需用東西。萬不能不到那邊去置買。更加有一箇墨西哥的人。他在古令生的地方。同他們童子隊說定。願出三百道羅的砂金來。買他們一牝一牡的牛隻。約定今天成交的。只得等日光出來。雪稍稍的烱化時候。穆耳士便帶了盤川牛隻上路。這兩條牛。一路上出力拖車。一天不離左右的。今天忽然的要售與他人。大眾未免心裏有些戀戀。這挨勝和筑迎幾乎要哭出來。穆耳士到了古令生地方。把牛要交割的時候。益加難捨。究竟一言說定。無可奈何。只得如數的收了砂金。付與牛隻。便又向前進發。兩三天後。方到了那士來其。這地方都是些開礦的人。駕了牛馬。前來購買物件。身邊帶的。都是砂金。裝在袋裏。和石子一般。就拿來使用。各店舖都用秤。把砂金秤了輕重做價。那砂金價錢。是

極低的。市物便格外的昂貴。穆耳士走的時候。見一所大房子。掛着一方的招牌。上面寫着通運公司四箇字。只見人山人海。都望着這裏房子裏面擠。穆耳士也擠進去一看。原是箇通信的所在。見許多人都認取了信函。就在那裏開看。穆耳士曉得家裏沒有什麼信寄來。但未免觸動了思鄉的念頭。當時便自己寫了一封家信。還附了些金塊去。又替巴拿德海臘摩寫了信。一總的交在通運公司裏。寄將回去。信裏并且託巴拿德的父親調查筑迎出身的地方。辦完了寄信的事。便買了些麵包粉。和豆子并乾豚肉。捎在馬上。便急急動身回來。這一夜便在河旁一間小屋裏住宿一晚。明天正走的時候。見天上都密密的起了淡墨色的雲。那北風便一陣緊似一陣。寒氣直逼心骨。那雪飄飄蕩蕩的愈下愈大。穆耳士忙趕着馬趨路。天又看看將晚。又沒有投宿的所在。只有露宿。看着滿地積的厚雪。連要生火取煖。都找不出箇乾燥地方。纔後揀到一棵大樹下。看積雪稍覺稀薄些。便拗些樹枝。燒起火來。把馬上的東西。取了下來。繫好了馬。打開氈毯。倒頭便睡。却是寒氣侵人。脚又發病。

那裏睡得着。那雪只顧大陣的下。看來明天雪更要積的厚。那走路更難的了。一到天明。喫了些乾糧。又喂飽了馬。便拔腳就走。此刻天色昏昏。絕不像箇早上。那路被雪蓋住了。那裏還辨得出來。只有緊着腳。一步步在雪上踏走過去。走到了一條溪湖旁邊。原來這溪叫斯各其美。右邊是一座插天也似的山巖。巖下有兩間小小的屋子。四面都是積雪把他裹住了。看那屋頂上微微的透出些煙來。穆耳士便想到巴拿德們住的屋子。不知支得雪住沒有。恐怕雪大屋塌。這些童子便失了棲身之所。心裏實在的記念着。心裏一急。便覺的走路越加遲鈍。脚下更痛的利害。連馬都走不動了。穆耳士只得立住了腳。看那白茫茫大地。心中萬分淒楚起來。看着馬負重走那雪路。很覺艱難。要想把他背上的東西解下來。此時也顧不得手足僵凍。正要去解。忽然轉了一念道。總是奮勇走路。纔爲正辦。走了二千多里的路。尙且不覺困苦。想到此。陡然的氣就鼓壯起來。一面走着。覺的雪也漸漸的小些。無如步履總是走不動。只聽見山崖上砰砰礮礮的大響。好像有千軍萬馬直奔下來的樣子。猛

然擡頭一看。這一驚倒不小。原來極頂上的積雪。直倒下來。和礮石一般。來勢好不洶涌。登時把那兩間小屋子都打坍了。看看從穆耳士身傍滾打下來。直要把他逼下溪去。穆耳士此刻心慌萬分。又沒處躲避。說時遲。那時快。那一大陣的雪塊崩塌下來。早把穆耳士壓入溪中。填在雪堆裏面了。

第十一回 採金

此地的童子們。自穆耳士出去後。天天數着日子。計算他幾時可以回來。到了將近回來的時候。大雪驟降不止。等到第八天還沒有回來。這邊的糧食已經罄盡。看看穆耳士不回。又是這般的大雪。無從覓食。竟是餓起肚子來。海臘摩焦急道。什麼穆耳士還不回來。難道不曉得我們的糧食喫完了麼。祿孟此刻滿口喊着飢餓。又道。那裏去找箇不下雪的地方。纔得好過日子。不然。恐怕這房子都要壓坍的了。又等了幾日。穆耳士仍是杳然沒信。巴拿德們慮着穆耳士。不曉出了什麼事。所以不得回來。倒替他捏一把汗。海臘摩的弟兄。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倒起了疑心。想着不要

是穆耳士帶着砂金。就從此逃走了麼。挨勝道。想是遇了盜。也是說不定的。那裏想得到穆耳士遭到了這箇雪崩的險難呢。大家也沒法。只得忍了餓。出去打些獐兔來。權且充做飯。過了十五六天。早上起來。只覺耀眼鮮明。原來是太陽照着積雪。所以有這光亮。這些童子們。因穆耳士不回。心上代他耽憂。又因糧食斷絕。又愁又苦。幸而天色晴霽。覺得稍有生氣。忽聽得雪地上有踴踏的聲響。海臘摩道。你們聽着。這是什麼聲響。祿孟失張失致的道。不要是野獸。莫非又是那熊來了。大家便出門去探看。那曉得雪地上走來了一箇人。定睛看時。原來是穆耳士。背上馱着些物件。僵僵着身子。一步一拔腳的走來。那一匹馬不知那裏去了。後面又有一箇人。却是美生。也背着東西。跟着穆耳士走。看那穆耳士面色發青。面目憔悴了許多。那氣概還是照舊一樣的。見了巴拿德們。便道。你們還好沒有出事。那巴拿德們見了穆耳士。便一湧上前來。先替他解了背上的物件。便和他握手接吻。狂喜欲泣的樣子。海臘摩兄弟。此刻纔曉得先前不該疑慮他的。到今懊悔無及。只有在穆耳士前暗暗

的懺悔。那穆耳士說到回來遇着雪崩的事。真是九死一生。你道他被大雪壓滾在溪澗裏。填在雪堆中。如何能夠出來呢。原來前頭所說的斯各其美山崖底下被雪壓倒的兩間房子裏頭的人。就是在山底下開礦。深入山穴。不住在這屋裏。所以沒有遭這禍難。後來他們聽得房子被雪壓塌。正拿鋤鋤。把雪爬開。揀出那壓塌可用的木料來。猛見雪堆裏露出一箇馬頭。他們一想。既然有馬。一定有人。把雪爬開一看。馬已凍死。馬傍還有一箇少年。試着他體溫尙還未盡。趕忙把他救起。扛到開礦的地方。生起些旺火來。那穆耳士便漸漸的甦醒過來。他們這些人把舊有的木料。仍搭起屋子來。穆耳士便在屋裏安息。他們又把馬身上背的東西收拾起來。過了幾天。穆耳士的心。已經在那巴拿德身邊。恐怕他們出了什麼事。無如過了一禮拜。兩足還不能自由。他一想。此時再不回去。他們食盡。必然餓死。便對那救他的人說。要回去的話。他們倒勸他道。你身子還沒有好。且安養幾天再說。他們就是絕食。便打些鳥獸。也可充飢。又何必急急哩。他們雖這樣的勸他。穆耳士心裏總丟放不下。

無如脚下實在不能行路。只有在溪邊張望而已。過了幾天。雪也化了。猛見有一箇開礦的人在路上走過。面目極熟。細看却是美生。便互相詢問。纔曉得美生的妻子。住在他友人家裏做工。他自己又要到一箇地方去。穆耳士乘這箇機會。便懇美生作伴。送他回去。美生道。我只要力量做得到。沒有不可的。我便替你代馱些物件。和你一同回去。可好。穆耳士心裏歡喜。便和那救他命的人作了別。他們沒法挽留。也只得聽他自去。過了兩日。纔得走到。此刻穆耳士看了這邊巴拿德們所住的地方。景象。覺有異樣的感情。這五箇童子聽了穆耳士一番所述的話。便都感激他的厚意。這一天天旣晴霽。大家把穆耳士從死窟中帶回來的東西。整治起來。飽餐了一頓。美生也替他們歡喜。這一夜。美生便住在屋內。明天他便動身去了。自此之後。穆耳士身體遭了這番危難。總不能復元過來。在這一冬裏。總覺有些委頓。像箇重病的樣子。大家都替他怕。此地又沒醫生。只有自己備的藥。喫了些。也沒有別法好想。好容易挨過了冬令。早又是初春的天氣。雪消日煖。河裏的冰也漸漸解了。就聽見

有流水的聲音。樹木有些鳥聲瑣碎。穆耳士身體便漸漸的健旺起來。恰好他們的
家內。都有回信寄出。并附出合家的照片數紙。他家裏及鄰近的事情。都詳細寫在
信上。穆耳士得到這信。把病體登時的全愈了。惟有筑迎沒有信來。且也無從寄起。
不覺的暗暗地悲感流淚。穆耳士前番曾經寫信託巴拿德的父親探訪筑迎的出
身一節。那回信上寫着。現在探得有些頭緒。還要細細的調查。等得了的實。當再信
知的話。當時筑迎曉得了這一節的事。便心裏又感又喜。大家從此便一意的開掘。
此番出的砂金頗多。有一天穆耳士掘了一箇大穴。中間得着了雞卵大的金十二
粒。便狂喜起來。那衆童子們也各有所得。不似那初開時候。瞪目失望的樣子。海臘
摩雖然得了好些金。還是嘴裏嘖嘖的羨慕着人家。總計起來。那童子共掘了一二
萬道羅的砂金。遇便都寄回家去。惟有筑迎無家可寄。只有託巴拿德的父親。請他
代爲收存。那曉得這地段內出金大旺之後。便漸漸的衰薄了。一天所採。不過僅夠
開銷。海臘摩便想遷移地方。無如此刻所有的牛都出售了。馬又死了。車子因造屋

的時候。已把他拆散。作爲材料。現在要搬移物件。只得大家背馱着。幸而物件也不多。隨搬到鐵菩爾山去開採。此地薄斯敦的房子。只得拆掉了。遂一同向北進發。一路草花盛開。頗爲悅目。起初尙遇到此採礦的人。隨後一箇人也不見。景色荒曠得很。好像從來沒有人到過。天使這六箇童子來佔定這地面的。到第二天。到一極險的山頂上。却有些人家散處。有一道溪水。並堆着些砍倒的樹木。又不見一箇人影。頗爲詫異。或者有人曾經來開採過。亦未可定。又見溪旁有一條木橋。像是造着供搬用的。過橋一看。有路旁七八間的房子。路上零零星星有些棄掉的衣物。走到房子裏一看。空落落的也沒一箇人。更加懼怕起來。猛見房子暗角。露出兩點火光。便嚇的大衆倒退一步。只聽得那火光中叫了一聲。却是一箇貓子。攛了出來。再細看時。還有些食物堆在那裏。想這屋裏的人不曉到那裏去了。或是被盜殺死。爲什麼連屍骸都沒有。不是的。必是先前有人住此開礦。因出金少了。所以到別處去了。穆耳士道。不要管他。且住一晚再說。好在有現成食物。便大家在這屋裏歇宿。明天已

到了鐵菩爾山。那裏開採的。也有一百多人。都搭屋居住。他們走過一間房子。外面晾着婦人家衣服。心中詫異。便進去一看。有一女子的聲音說道。你們又要來麼。海臘摩定睛一看道。你是紐希呀。爲什麼不認得我們了。紐希仔細一看。紅了臉道。原來是你們。我只道乞食的人又到了。便迎着衆人進去。講了別後的話。那童子們便住在他屋裏。就在此地打莊開採的事。

第十二回 回國

開採砂金的時候。有幾種法子。或從山腰中橫開進去。或從地面上直穿下去。巴拿德們都用直穿的法子。只有海臘摩要從山的橫面開掘。大家爭論不定。海臘摩便同祿孟自己另到一處去開掘去了。就是晚上食宿。還在一處。過了幾天。海臘摩見開採沒效。心中大爲不悅。看他們四箇人一禮拜裏。便得了八百道羅砂金。歡喜的了不得。海臘摩也沒法。只好仍舊開採。過了幾時。也漸漸的開出些砂金來了。大衆也心安了。便和紐希們說些將來得了多金。回去如何布置的話。正快樂的時候。却

不道又出變端。有一天向晚時候。挨勝同筑迎因要回來燒糞喫食。先回一步。正從山坡下去。只見高崖上有一箇人的影子。躲躲閃閃的樣子。又聽得撲的一響。原來是塊石子。想是在那裏測量距離的樣子。挨勝使用手指着道。你看這人。那筑迎便嚇得面無人色的道。快不要說。這是毘羅稗司。說着。便顧不得脚痛。急急的轉身逃去。挨勝道。你真是孩子。這跛脚的賊。怕他什麼。正說着。那高崖上的人已下來了。却一霎間便看不見他。挨勝回到屋子裏。見祿孟已先回來了。便問他道。海臘摩沒有回來麼。祿孟道。我叫他同回不肯。他和發瘋一樣。拚着命似的。晚上還要開採哩。說話時。巴拿德們也回來。聽見祿孟的話。便大眾斥說他不應說這話。那曉得一直到天黑了。海臘摩總沒回來。忽見有幾箇採金的人。擡着一箇人。漸漸走到他們身邊來。却原來擡的人。是箇受傷模樣。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就是海臘摩。巴拿德們大驚。便把海臘摩擡入。放在牀上。問他情由。那擡海臘摩的人道。我們偶然看看晚景。見海臘摩倒在沙上。頭上受了傷。地面上都是血。臉上轉了赤色。已經是氣閉過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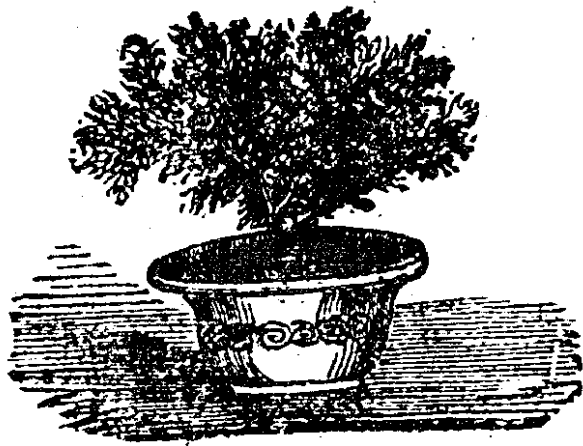
們所以把他擡回的。穆耳士道。此地可有醫生麼。有一箇人道。斯米士白牙有箇醫生。你們趕緊去請他。巴拿德便從緞希這裏借了馬。如飛的跑去。那來的人也就辭去了。穆耳士同挨勝替海臘摩洗淨了血跡。看他只有奄奄一息。大家都沒心去喫飯。少刻。巴拿德同了醫生蓋爾松回來。那醫生年紀雖輕。却有一臉的鬍子。他把海臘摩仔細看了一回。便把傷口洗淨縫好。拿出兩種藥。一敷一喫。便道。你們不必怕。我天天可以來看的。那童子們心裏總是愁怕。過了兩三天。海臘摩昏昏沈沈。講些囈語。却都是採金的話。有一天醫生聽他囈語。便問他傷的緣由。他糊糊塗塗。又說不清楚。只聽得他說。我那天採的砂金。放在袋子裏。到那裏去了。那袋子上有挨勝寫的字。他們聽了。便去找那袋。又找不到。直等到海臘摩漸漸的曉得人事。便問他緣由。海臘摩道。不曉什麼東西。從我頭上打下來。便暈過去了。好像有些人擡我回來的。大家便勸他安心調理。留一箇人看守。餘外仍去開採。有一天通運會社的人。送了一大束信來。得了家信。自然歡喜。那與巴拿德的信中。說到收到了金砂。置了

田。雇了僕婦。餘多的都存着。叫他早早回來的話。海臘摩未免得信思家。潛潛淚下。穆耳士家也有信來。最奇怪的。也有一封信寄筑迎的。原來是一箇律師。叫迭地特的寄他的。這箇律師是巴拿德的父親。託他去調查筑迎的出身。曉得數年前。伊黎瑞省的附近。惡立康地方。有箇人叫做及愛菩爾培克。住在他親戚其艾菩斯家裏。他有箇兒子。叫覺愛夫菩爾培克。這就是筑迎的本姓名。他七歲上娘死了。照法律。一切家產。有什麼人管這孩子。就歸他執掌。他母舅其艾菩斯便看管他。其艾菩斯是箇壞人。想謀吞他的家產。便同昆羅稗斯串通了。誘這覺愛爾夫菩爾培克去到加里奉尼亞。半途中把他撇掉了。那曉得其艾菩斯一日從車子上跌下身死。筑迎的財產。現由官中替他看守。此刻曉得筑迎同巴拿德們在加里奉尼亞。只要定了相當替他保護的人。就可以由律師把他這財產領下來。這一宗財產。爲數甚夥。大家都替筑迎歡喜。穆耳士勸筑迎。託巴拿德的父親。做了保護人。一面寄信與律師。筑迎便照他辦法。此後大家仍舊開採。海臘摩開掘出了地層下的石英質來。便開

傳出去。既見了石英。這下面金子不曉有多少哩。有一天有人來同海臘摩說。情願出三萬道羅。來買他的地面。此人名叫德布。從菩雷特地方來的。海臘摩見他身邊掛着一箇袋。上面寫着薄斯敦字樣。分明是挨勝寫的。便問他這袋從那裏來的。德布道。你要曉得這袋的來歷。你可曉得昆羅稗斯這箇人麼。海臘摩道。怎樣呢。德布道。這人壞極。監獄裏去過五六次了。到此地來所做偷竊的事。不一而足。這一回給我們捉住了。他供出這袋的事情。他說從山上把石擲在頭上。你便暈了去。他便拿這盛金的袋。海臘摩此時方如夢初醒。便道。此人後來怎樣呢。德布道。這人經大眾公議。已把他絞死。免得留着害人。那童子們聽了昆羅稗斯的結果。算是已替他們復了仇了。德布道。袋雖然在我身上。可早已被他取出金砂。存了箇空袋了。海臘摩也不計較。兼之地價說不攏來。他也就走了。隨後來海臘摩因來買的人莫有相當價值。便自己開掘。那金砂同木葉一般。只要爬羅著。便已無數。再過幾天。掘下去。都是些堅石。連金砂都沒有了。便失望回來。巴拿德問他怎樣。海臘摩道。我們的金計

算也就不少。我要打算回去的了。這童子隊到此地已經一年。也都思家。況天時寒冷。被海臘摩一提。都歸心如箭。童子隊全體所開的地段。賣與他人。得了四萬道羅之數。大家分了。棄之自己採的金砂。實也不少。便都收拾起來。把不要的東西都棄掉了。買了一輛馬車。便動身回來。那紐希父女。也同時回來。先到了審弗蘭西司港。又到白奈買港。這港自北亞美利加和南亞美利加接連的所在。此地已有汽船。便附了汽船出港。走了些陸路。到一側港中搭了船。到紐約。便坐汽車直到內地。看那紐約港內。繁華景象。與前大不相同。原來一年中發達的這樣容易。也不及流連。又乘汽車趕回。穆耳士便別了衆人。自返薄斯敦去。筑迎同巴拿德們回去。司吉布士和法丹接到他們自紐約發的信。說已回來。歡喜的了不得。便同了親友們。到停車場去迎着。他們相見的時候。悲喜交集。這就是那童子們冒險事業的結果。一箇農家。居然一變成了富戶。真是意想不到。巴拿德弟兄們情分。較之海臘摩弟兄們情分。却勝些。這也是遺傳性。他的父母們也是情分最深的人。一見筑迎。便很可憐他。

便當他自己人一般看待。同他到律師那裏說明了。收回財產。那境況寬裕是不必說了。司吉布士對巴拿德們道。你們如今有了錢。是不可沒有學問的。如在你們年紀還輕。應得進學堂去習業才好。巴拿德們從此刻意從學。後來進了薄斯敦的大學堂。這時候便住在穆耳士家裏。穆耳士此刻已經有了妻子。隨後因薄斯敦地大喧囂。便也移家到利里來。和巴拿德們在一起。後來司吉布士家裏做的事情。總較法丹家勝旺些。本來海臘摩採的砂金。不及巴拿德們的多。乘之巴拿德們善於經理財產。便兩家相形起來。頗有優絀。法丹後來才曉得自己兒子沒有學問的緣故。然已經後悔無及了。這部書。爲好的人。自然居勝。作惡的人。自然居敗。勤奮的人。自然興旺。懶惰的人。終竟墮落。有學問的人。自然事事見優。沒學問的人。不覺事事見劣。可知這就是天演的定理了。



家庭教育用書

五彩精圖方字 一盒 八角

五彩看圖識字 二冊 二角

一而有圖一而有字兒童觀之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畫 已出三冊 每冊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 已出三冊 每冊七分

圖畫精工文字淺顯稍識字者皆能明白

以上為五六歲兒童之用

童話 第一集 已出十九冊 每冊五分

幼稚唱歌 二冊 每冊一角

幼稚游戲 二冊 每冊一角

以上為七八歲兒童之用

童話 第二集 已出五冊 每冊一角

少年叢書 已出十冊 每冊一角

少年雜誌 月刊 每冊八角

新社會 已出三集 每冊二角

新說書 第一集 每冊一角二分

以上為十餘歲兒童之用

丙午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舊金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著者 美國諾阿布羅克士

譯述者 紹興金嘉猷

發行者 海寧褚嘉猷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發 售
文 房 用 品
廣 告

本館自去歲增設發售儀器文具處後、蒙 學界諸君惠顧、極稱便利、不勝欣幸、今更爲 諸君採購文房用品便利起見、聘請名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古、及新式各種 中國東洋信箋信封又添辦 湖筆徽墨等 已於本年二月開始發售 所有各貨、花樣新奇、品物精美、較別家發售者迥然不同、且創辦伊始、定價極廉 倘蒙 惠顧、無論躉批零售、一律歡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可、諸祈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暨各省分館謹啓